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録卷之九十八目録

四川

布政使

周瑛　楊淳

婁謙　陶熙

陳鎏

參政

袁江　崔陞

郭緒　郭東心

吳峻　葉天球

趙　淵　　楊　成

叅議

張如宗　　朱　貞

喬　縉　　虞　臣

田　鐸　　石　祿

韋商臣　　歐陽瑜

按察使

龔　鐩　　馬應龍

馮　亮

副使

知府

盛彔　高公　沈海

同知

孫士潤

通判

王禎

知州

王佑

知縣

胡壽安　張緒

主簿

時　植

教諭鍾　誠

訓導詹　英

山陰張汝霖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枟　刻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八

四川

布政使

四川右布政使周公瑛墓誌銘

林俊

周出淸江上廓石旗公諱瑛字梁石號蒙中子白賁道人翠渠其最後號也父諱界贈奉直大夫知州尺籍鎮海長于莆神鑒朧古博學善文往往有奇悟景泰癸酉爲司主聶大年所知置魁亞又與陳公公甫賀公克恭友善危論高氣節進士出知廣德州賢旌

授誥然猶歷九載始南京儀部正郎又三年撫州又五年移簡鎮遠夫以清華論思之選臺省之僞須撫公一席之地必州外之久淹之南冷之府困之至居吏而極矣王端毅公爲上宰進公四川大參尋右轄端毅去公亦服愛瀋太宜人既望七之年無用世志矣言者爲公可用　孝廟意有所屬而公以老請遂進資善大夫致仕尊號例進一階公政用寬縱用嚴繼復靜服舉之教民有禮課士有程不舉女有禁祠山有辯陂水利著政本第輸納著政均立保甲著原鎮不鄙夷其民文教之修亦發端于此矣

四川左布政使楊公淳墓志銘　呂柟

公諱淳字重夫號繡嶺舉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四川布政使初楊之先世累出華陰縣有百户君者徙澄城生政政生敬祖皆居澄城段庄里光祿村明與有諱仲微者始徙臨潼縣安業里仲微生和和生讓成化末輸粟千餘賑救貧乏乃生子彪贈浙江道監察御史彪生欽是生公者也以公初官累封工部郎中加四品服色母王氏封太宜人公垂髫特恬靜寡言雅有志向酷嗜詩書時祖業頗豐公一志于學不為富奪祖于諸孫中特鍾愛焉謂此兒其大吾門乎弱

冠受詩于季父運使石川翁以儒士中弘治辛酉鄉試既借季父僉憲櫟東翁叔父同業于大學公既登進士後觀政兵部授江西道御史時宦官劉瑾索求科道瑕疵適決大辟衆皆推避無肯行者公毅然請行大中丞居公喜其勇敢能任事也而瑾惡其同鄉不附已諷當道改公工部屯田司主事庚午安化王叛王師于征公爲之先事前行辛未被差荆州抽分竹木時川中多盜商販十減四五衆以勞費告託避蹄旁午公一切遏抑不行將有青龍之謗竟未能污也秋滿陞本部營繕司員外郎管臺基等廠尋差遣

東查盤軍器甲戌陞都水司郎中管理通州南北河道浚決潰汚築復隄防一時糧道稱便京儲頓增時中官方橫舳艫往來陵轢州司需索無算聞公退避有號二劉者使西域取佛其船百艘所費萬計聲勢赫熾沿河州司懼不敢支公移檄擒治其前黨衆歛迹而去 國初工部尚書宋公禮治河有大功禮曹議祀以宋居中有司奉行違錯又進都督于其中公具奏改正且修葺其祠宇察王端毅公之奏議丘文莊公之詩刋爲漕河紀事以永宋公之功又嘗發庫羨金以修 孔廟其地舊有徐君墓乃延陵子掛

廣東也亦築祠立碑以表其賢三載再補廣衡郎中
未一年陞湖廣寶慶知府南楚風浮俗又尚鬼公乃
首興學校延經師以開勸生徒四擒妖巫徧毁淫祠
始則詞訟盈庭一判數千繼旬百人再旬十人期月
之間浮風不變巡按唐君薦其剛正清明惠德安民
有某妻外適而娶妾者其妻生子尋其父不認告之
公公用古水盆法破其鼻流血于盆中并取他隸血
于盆以辨同異其民遂抱子而泣歸處其妻如初又
嘗　奏革岷藩過用桐油船料數萬及強占居民田
產數千并擒治其撥置之人岷藩上章誣奏事下湖

虜鎮巡會問其參語云知府楊某矯枉過直以譏激怒于親王疾惡大嚴因公取怨于官校究其立心行已之迹無非守職愛民之心罪因難辭法應謫用得

旨乃調知鄖陽府才七月陞山西副使奉 勅管理雁門等關兵備便道歸家適封君遘疾公侍湯藥月餘而封君卒人以爲孝思所感也起服除湖廣郴桂兵備郴桂楚之南徼也地雜苗夷俗多寇盜有稱光眼者聚衆數千肆行刦奪公皆捕平之行蒙 賞賚嘉靖辛卯陞四川參政次年陞本省按察使次年陞本省右轄尋陞左轄公在蜀威茂諸邊將常因蕃

夷人寇多殺無辜以邀賞賚公累檄諭以禍福勸戒
切至諸將感悟在臬司蜀藩知其廉贈兼金一百撫
臺贈金八十皆不受貯之庫其為叅政時嘗視篆當
放支銀五萬或曰此可得羨餘公終不肯放支公平
生以清忠自厲慕趙清獻之為人俸祿之外一毫無
私公子弟有訴其置產業者乃厲聲訶之曰汝弟勤
耕力學我不爲汝所役使也見着綺羅者則曰此天
物也汝等可易用乎甲午冬聞太宜人訃公毀悴幾
不生即日奔歸自是遺榮養素居室蕭然己亥五月
十六日丑時有雷震聲異常即擁衣起危坐有待人

弗喻其意是夕象又見星隕于居之西北隔丈日[illegible]
賓談笑間少覺不快遽不起矣嗚呼痛哉

四川左布政婁公謙

公諱謙字克讓江西上饒人成化丙戌進士拜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以躬行實踐爲教士類翕然風動時中官汪直新幸勢炙手可熱公絕不與援直甚銜之使還枚文致其短竟莫能得巳督北畿陜西學其爲教一如南都弘治壬子晉四川左布政使提調鄉試監臨者重其雅望簾內外諸務盡歸之以勞苦篤疾卒

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陶公照墓

屠應埈

公陶氏名照字時明稱一菴子其先宋十六世祖以將仕郎扈蹕南渡九傳至菊隱君始定居秀水之鴈湖人稱鴈湖陶云菊隱君且歿戒子孫弗爲元官於是子孫業農者終元之世曾大父鉦大父濟父松母張氏 敬皇帝時公甫年二十餘與兄煦同舉於鄉繼又同舉于春官于是人又稱鴈湖二俊云公始拜都水主事以母憂起改刑部錄囚蘇淞蘇淞者嘉接壤也親戚賓客交通焉人爲公難之公至有犯悉寘

之法未幾出爲廣東僉事廣東故多豪猾時大猾居大髮者趙惠潮梁周琛者趙清遠皆聚萬人公察土兵陳朝亮者才也乃名朝亮入授以進止褒檀逮捕不煩郡藏廣中悉定戊辰以父憂起改湖廣庚午拜四川參議時藍鄢作亂蜀人驚擾先是公過新都新都者道衝而無城公慮無守卽日命城之城畢而寇至人賴以安竟以平鄢功授從三品俸加賜金綺壬申以副使備兵威茂威茂古羌夷也邊郡瘠耗而守臣徐參將者性鷙酷日鞭撾軍吏於是羌夷聚數萬衆謀奪參將公單騎出撫諭以威福衆泣拜解

散然猶忿忿于叅將公乃繩其部下以儆羌夷心而
叅將者竟怏怏弗平于公誣公致變議者莫能明公
亦自薄其官遂居疾鴈湖之上者數年庚辰復官河
南時制河南以憲臣監小灘兊兊常不足往往取足
於官歲不下數萬金又總部京儲者率逾年不完責
償民間幾亦數萬習弊滋甚公所至立規畫謹簿書
抑豪右節浮靡秋毫無犯公私兼裕焉乙酉陞雲南
右布政尋陞四川左布政先是爲雲南時有盜稱大
眼者鳩衆横行嵋峨間阻險深入歲不能下公至即
平定之于是　詔復賜金綺公性斤斤簡枘言不出

口未嘗面可否人至所歷乃表表以武功見相士失
外寧有既哉在四川以繼母憂去又二年遭讒罷官
家居幾十年迄無怨語嘗謂人曰布政縮司錢穀謗
讟翕翕易起人眩廉自飭而吾于徐弗以外徼嘗逆撻
時人有官不患不能顯而吾優游舊僚要之無疚耳
與鄉人處油油煦和無問賢不肖善振施族人賻賵
其死喪人咸德之平生無怒容雖臺輿臧獲弗嚴斥
也公子培議姻于予公病亟予就視于閨中公視予
曰嗟呼天固以予子滑先生也繼又曰予內子死妾
劉者和而婉劉保其內先生禦其外培猶有父若母

也予敬諾時甲午九月十日耳越六日公竟卒年止
六十有七

陳先生瘞墓表

茅坤

嗚呼若予友陳雨泉先生者其殆古之遊方之外者與或謂先生繇明經舉進士歷官尚書郎而督學而屯田而監兵而參政而按察而布政使始致其仕以歸而予之表其墓於陽山之麓也當按故官爵以書而不當第揭而書之曰雨泉先生嗟乎予竊疑公治官似漢循吏甘貧似獨行其他所澹宕而夷曠似方朔似元亮及數棄官爵以去則又稍稍似梅福似兩龔不矯名不遠俗不令人喜亦不令人嫉其中固不得而故揹者方公之以工部營繕司主事而權木荊

州也稅不登故額尚書令廉之不敢讓其守湖南也故二千石私以歉法陷無辜者衆公盡原之及屯滇中榜書其故佔者許毋坐令獲自首已而又括贖金以償暴他田者田者稍稍來屯寖益廣　天子嘗詔雲南計輸黃金萬公特便宜半令雲南府而餘以錯課他官司已而民不告病而金亦辦督府呂公詢督兵十萬討叛酋他藩臬使竝藉行間公獨旦暮謹烽燧遠斥堠治文書轉芻餉若宿將然公之當官視職大都類此然而公故貧其由監兵入衛駐白羊堡也有司或按故事橐裝金以獻公怒而出之已而再過

蜀蜀之諸生及故吏或走數百里外餽遺公入公益卻不以受署蜀藩久之筦庫者間以例告羨金奚萬矣公笑曰若知羨爲故時例抑不知不以羨爲故吾例也蜀人至今誦之及解官歸伯兄累二十年來諸按節使所餽若干金歸于公公又謝不受歲時伏臘或不辦公亦無愠色故廬僅一椽大於斗榜之曰巳寬往往主賓相嚮意豁如也族中諸昆弟貧則又解橐中裝百餘金半以瓜分諸子而亦半以給族中諸昆弟此皆世所難能者方督學時公試諸生糊名按甲乙以授諸州縣不以啟一時高才生後先鱗次題名

中朝矣或以書贄謁公公又謝曰嚮者吾第知文不知君今者君知我矣我又不識爲君何也王廷尉領西曹時嘗過公舍公留飲久之供具不以出公顧問童子童子曰釜且鑠矣復問瓿中酒幾何童子又曰請君衣過市貰之廷尉遂大笑兩相過鄰舍郎以飲而別公之澹宕多類此其解綬來歸也里中豪暴之椎牛饗公公時時謝病不以赴間過所從故舊或浮屠黄冠者流公又時時對席便坐脫巾漉酒淋漓宴酣相莫逆公故好奕奕不登品然亦好飲飲僅一二升然命之觴輒觴授之奕輒奕及醉且敗公亦自爲

顧影相笑人人盡懽不以聞公於詩文隨與所落不
爲古調亦不爲俗韻其書法爲最工小楷篆隸出入
晉唐其他行草及方尺以上豊媚綽約有鸞鴻游翔
之態人士或請之公旣辭氣裂絹而書不以拒當是
時人人自以附公綰帶交又或謂公澹長者不設藩
塹多易與及按其立朝仗節則又斬斬不可犯嘗以
河南按察副使臺叅御史也御史驕甚公恥隨他察
貳抱檄庭趨獨濡遲不爲趨已而中帶繫解公又低
徊奮袖前結御史銜公甚且以危言諷之公亦默然
不以應已而御史以公違限論報公亦黙然上書自

竟免官去　穆宗皇帝初御極詔名故從　先帝遊者逐中朝行且柄用公矣公又以布政從蜀拂衣以歸嗟乎公之生平類若彼而中之凝峻又若此非公之大雅不羣有所混于世之耳目之所及而又有超於耳目之所不及翩翩乎異人者流與嚮使漢之循吏獨行與方朔元亮梅生兩龔而下共公分籌較之材各天授或相等夷或相倍蓰吾固未卜也苟自其中之涅而不緇圓而不滯者論之則其幅尺之間孰雄孰雌孰短孰長又安在其為古與今耶善乎關學申公所嘗銘公墓曰不惑不尤九原可師而公之自

閒亦曰吾生平有二長吾性雖剛而無忮忌故於人不爲睚眦一也性澹泊無他嗜好二也然亦有四短憚煩一也健忘二也力竭而止三也不爲謟佞四也聞者領之以爲實録予嘗按國史故御史陳公祚於公爲高大父當其力諫　文皇與　宣廟時死且什九猶侃侃不巳蓋古之司直也予故考鏡先哲公所從來者遠矣公名褒字子兼嘉靖戊戌進士於予爲同年予故知公爲最深公累官數矣然亦數以事去非公所自稱也予故別稱之曰雨泉先生云

四川叅政袁公江傳　　李濂

袁公江字自岷祥符之新興村人自少資性超異讀書過目輙成誦不忘弱冠落筆有警策語年十九領天順壬午鄉薦時東平梁御史覲廵按河南寔監臨鄉試有劉僉事瑄者與梁有隙疑公年甚少而一舉輙第暨同榜祥符人唐昭杜明皆指為梁所私併劾之　英廟覽奏勅法司提解御史覲僉事瑄舉人江昭明俱械繫至京下館閣復試咸入格得釋乃罪瑄誣奏覲復職江等舉人如故明年癸未春二月公入南省試適文場火詔改秋八月會試既揭曉河南壬

年榜止中公一人厥後唐乙未進士杜戊戌進士而
公論益白云乙酉公年二十一始聘致仕左布政使
丘公陵之女爲配初授户部主事監督徐州倉糧出
納嚴慎時有中貴人倚勢乾沒公奏黜之自是後無
敢肆者成化辛丑母吳安人殁公守制歸居于汴城
東之百餘里舊廬足跡不至城府而提學僉事廣安
吳公伯通同年也欽命駕往造翌日始還癸卯冬南
畿撫臣劾兩淮鹽運使白行中不職罷之乞擇公廉
素著者爲運司之長公服制垂滿銓部擬公闕期擢
兩淮鹽運使明年甲辰履任公規畫課程次第疾徐

一以至公行之貴戚斂跡商竈咸稱快焉運司有同知王某者出納弗度公移書戒之曰蹉政吾惟總其大綱而已出納各有司存執事虛出實收有數法守似非明哲保身之道某叨厠寮寀敢布腹心王慚謝自新卒免困躓丙午冬入覲戒行白塌河巡檢某以黃金實酒瓶中餽公陽曰此秘方藥酒也可却病延年公笞而遣之巨商劉武錦衣舍餘也暮夜懷黃金二錠爲賭叩首畢拋金遽出公追還叱卻之弘治更元戊申廷議各省逋負孔多乞選補督賦之官公被薦擢四川右叅政督理糧儲簡書嚴重公兼程之任

便宜過汴累世家產頗豐裕公悉讓與諸弟若姪而自買宅一區纔值二百緡尔既抵蜀巡行郡邑無少休息滌祛奸弊殫厥心力未歲餘察出隱蔽官賦及夙逋在民者若干萬督屬徼完盡解戶部大司徒趣叅旌獎以風勵天下之職餉者公驅馳勞瘁疾作或有勸其自逸者公曰某既受上知敢復愛其身乎未幾疾大作竟卒于官得年五十公坦夷無物平生以清慎自將歷官三十年典司財賦無所點污顧年僅下壽用不究才君子悲之

論曰甚矣哉利欲之移人也往余過維揚聞兩淮都

轉鹽運使司爲分司者三通泰淮也爲場者三十淮南二十五場則皆煎淮北五場則皆曬而鹹鹾之利甲諸天下漢吳王濞鬻海致富即此地云是故司鹾之吏往往沉没蓋其通商鬻窩之弊其來已久歷數運司之長自袁公以前多以墨敗而歷遷者寔自公始公爲運使六七年力修鹽筴之政廉聲茂膺顯陟方岳可謂連綱之卓詭者夫鹾司利之府也鹾之歛散紓急由其掌握而商人奔走之故不爲所動者鮮矣嗟乎吏無良而漁商以自腴及僨乃積輒快快恚曰職守累我也豈不大謬哉

四川右叅政崔公陞墓志銘

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公卒于家年八十有八歲矣先是其子南祭酒銑抗疏求致仕歸是故公之終所事無憾焉君子謂祭酒能子矣公諱陞字廷進號南郭學者稱南郭先生其先樂安人也有諱大者生彥和彥和生剛趙庫大使後累贈中憲大夫延安知府大使娶于蔡後贈恭人以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公于安陽乃後遂籍安陽公童時從父失官貧兄五四各出自營獨次兄父母居日一食然猶觕也而公於書顓益攻久

之悴母蔡悴之泣謂曰兒從兄賈不易效邪公弗聽顧愈益攻書年廿六李給事中者見之異焉遂女以女後封淑人明年爲成化乙酉公舉于鄉已丑登進士第拜都水主事改武選以父憂起改主客又以母憂起武選擢職方員外郎出知延安府陞參政歷中外凡三十餘年公既以蓬蓽力致青雲巨才洪識逴越倫輩而氷蘗奮勵無殊寒約遂能輝前裕後慶流于子孫至今相人訓學誨德必曰不見南郭公少時貧邪今人凡少貧至貴顯必婁而公主客特畨人有踰請者業賂鈞樞者許之矣日趣上議而公執弗

僉名香人夜持珉瑁奇香各十餘斤餽公公斥之明旦聲其事遂寢公雖歷三部階五品然僦屋而居竟竟如少時出則一瘦馬青布袍耳僮日出拾馬通淑人李雜諸薪手爨之故自為郎官識者業以台輔期之矣先是星變求言公與餘干蘇章同奏豎閹干政妖僧蠱惑援芘憸士寵逐忠良所致又言兵部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奏入不報而他言者或頗及宮禁秘密　上為之怒於是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升則紬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故遲公獲免　孝宗即位乃有延安之命邊郡瘠耗習猾

而俗夷公至立規畫固扃鐍謹簿書節浮浪省遊宴
時出入退果菜私園乃清疆埸覈徵稅平徭役鋤豪
横格流逸墾荒閒實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敦行
布惠黜邪崇禮典學誨徒咸鑿鑿名實先是成化末
郡大饑民太半亡漢中山谷中公蒞郡復者十六七
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觀政邪公嘗見宜川知
縣唐來馬鞍驚曰鞍如是華邪廉其價近百金曰有
一鞍百金者邪遂收按之果盡獲其貪狀黜來又杜
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惠而實易之每大言曰崔
誠奸然貪官也聞其自少貧吾起大獄必使之不窘

意公聞之必關節而公佯若不知者已而有發其毅人事者公鞫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者謂公內明而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頗似稚圭亦相之山川之鍾歟而不知履堅秉貞識體負器自郎署時定矣在郡七年擢四川右參政弘治丙辰監督壽王宮於保寧役者數萬人費眾而力紓戊午逆申王于境民無擾者人稱之公行部勾稽既詳覈又喜廉臧否與僉事曲銑齊名蜀人語曰崔參曲僉屹如雪山皆如松茂得暈疾久弗愈已未秋遂致仕歸歸三十年至是卒公恭儉出于天性少壯隱顯一耳故能芻豢蔬

[illegible]文錦布羅綸與蓬茅噐無飭銀服無裁綺家居檢
書課晨灌溉花竹年踰八十則日焚香靜坐精神内
瑩聰明長存出入不杖卒之日顏面猶生也雖天畀
之遐如報公者然祿位未極議者每有蒼生之憾斯
非命而何邪嗚呼傷哉銘曰積之豐用之嗇中折其
翼井渫終食象賢脩德有琛有寔妥公茲域聚靈發
祥虎變鸞翔英英洋洋後其大昌乎

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郭君緒墓碣銘

邵寶

君諱緒字繼業姓郭氏開封之太康人其先葢出周
虢叔遠莫可考已其居太康則元季時開封通判估
之子二翁始二翁子曾國初爲御史臺治書子在豐
行苑馬寺監正子浩娶王氏生子果六歲而浩卒王
刑部郎中傑女也寡居守節育果以長歷六十餘年
以貞節旌果娶楊氏生子三人君其季也君生七年
父母繼沒祖母王復撫教之君幼端簡沉默提學憲
副劉先生昌見而奇之進爲邑庠生君遂勤苦自勵

閉戶不出逾歲歉嘗以所得廩米分給族人與人接
莊不可犯成化庚子舉于鄉明年辛丑連得進士觀
工部政有事楚府能禮卻物饋楚王賢之既而授戶
部湖廣司主事嘗督運銀二十萬兩于陝西既給軍
而主者以羨告君曰羨以正支法也歸之藩司弘治
戊申陞署員外郎蓋於是監水次倉者再監馬坊倉
者一皆有善聞癸丑實授員外郎時宣府缺總儲郎
中尚書山陽葉公言于吏部疏君名請陞署郎中奉
璽書以往宣府諸鎮歲用糧草不下數百餘萬每指
兩則奸豪風聚時有持都臺其書揭者君叱不得售

甲寅貢授郎中歸蒞江西司戊午歷雲南布政司左叅議雲南去京師萬餘里君中州人僉謂非宜君曰分也遇家置妻子獨行抵任日事事不弛鶴慶地山水暴發漂流廬寨君見途號者哺之野暴者瘞之民謂君仁大理蒙化諸土官侵賦銀數萬益久且囂君訪而追之其分守所至克殄久叛巨盜楊才輩數十人民謂君義且勇先是迤西有夷曰思六越金沙江界據地若千里積二十年拒不受撫至辛酉歲勢益猖獗鎮巡合議以勦請事下公卿議撫之便　孝廟重用兵從之有詔簡藩臬貞毅臣以往乃以君與按

察曹副使玉同行旬餘抵金齒於是盧恭將和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熱盧還單至千崖遇君語其故且戒勿迫君曰吾受國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況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君曰穮君以黑髮去白髮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君正色不答是日曹有疾君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巖突不可騎乃斬荊徒步繩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曰曼都土官以象輿來君乘之上霧下沙瘴滄迷蹟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賴去金

沙江僅二舍君茇次手爲檄遣官持過江諭以朝
廷招徠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郎
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持長槊勁弩露
機刃環之數重有譯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奈
何久此君曰爾譯雖微者亦世受國恩不以死報乃
爲間耶因拔所佩劍指示曰明日我渡江敢復言者
斬衆皆股栗君因賦詩見志思六既見檄諭禍福明
甚又聞君志決即遣其酋長數輩來請聽令及餽土
物供具君悉却去乃奉宣勑檄且與語云云大畧先
敘其勞次伸其寃然後責其叛罪思六等聞之皆俯

伏泣下請歸侵地君曰此固我 聖天子意也宜言

許之皆猶晉稱萬歲歡聲動地因詰盧叅將先所使

人出以歸君盧曾得君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受緬

酋矣是夏五月君歸至會城鎮巡以下皆極稱與或

請君曰君豈令公後邪可深入夷中而簡易如此鎮

巡以狀聞詔予奏事者官一級餘功伺敘以錄僉謂

君且有殊擢越三年君考上六年績道陞四川督儲叅

政蜀財賦弊最天下君至甫一歲漸克濟用松建爲

蜀極邊內地轉輸勞苦備至率數石而致一石君建

議歲賚米價銀往令以半糴而存其半貴則米賤則

銀惟時酌給省費而便行之累累文一年正德丙寅
始以雲南功加君俸一級丁卯君進　萬壽表至京
師因請致仕歸明年戊辰六月十有八日以疾卒邸
其生正統乙丑年六十有四君所爲詩有學吟稿燕
㒵錄藏于家君忠確簡儉孚於家達於政予以同官
故知之久矣而臨事不避意氣壯偉復有如金沙之役
行者古稱士者使不辱命非君謂耶

四川布政使司右參政郭君東山墓志銘

毛澄

君諱東山字養瞻郭姓萊之掖縣人生於成化庚寅二月九日母贈孺人侯氏方娠夢吞鵲卵已而生君穎悟不凡四五歲讀書善屬對多驚人語父贈御史靜齋翁釗司訓阜城君隨官邸先少保公見之異焉後以子妻之即予女弟也暨靜齋教諭清河捐館君年十一扶柩哀毀幾不生長游郡庠學業日充弘治壬子舉于鄉丙辰登進士知浙之山陰縣以誠信臨下事叢沓必盡一日始而人竊訾其嚴數月羣心帖

服矣未幾遭侯孺人喪欽奠一於禮起服除濬縣政署親山陰益茂城濱衞河雨溢漂沒田廬君露禱神祠水退具以災告命蠲其稅且給鄰郡賑之民困賴之以蘇部使者交薦其爲畿內良吏第一癸亥名入內臺理刑明年授陝西道監察御史首論某國公某者非將材侍郎許進可當大任識者韙其言天象見復極陳敬天法祖親賢遠姦及惜倖交通法律數事言甚剴切觸時忌　詔奪俸三月掌院安福張公嘆曰真御史也巡視東城太倉及清查御馬監草場宿蠹洗革甚多正德改元　恩例膺勑命封贈其父母

參差須貫於陝右三邊行伍咸霑實惠丁卯出按宣
大二鎮前延者以直道得禍人皆爲繼者危君至慮
虜肅然不失體虜犯獨石宣兵畏縮乃趣其進而調
大同兵犄角禦之虜遂遁追斬數百級捷聞賜金綺
如是者五逆瑾亂政邊儲歲一覈實勅君廉之有欲
苛察迎合者君曰吾知盡公以副　上命爾利害非
所計也代還瑾以不通賄銜之時巨璫開三廠偵事
勢焰薰灼其昆弟厮養卒冒名尺籍以徼功君在鎮
紀驗一切裁抑之邪黨搆陷逮君詔獄被笞免官歸
杜門謝客日惟閱農課子徜徉山水間澹如也郡大

夫建致弗往有疑事多執質之壬申起廢擢四川按察司僉事禦賊廖麻子喻趙橫甚巡撫者順其情處之臨江市君巡川北道日此豈弭盜術耶不得已防衞出境後賊復叛朝廷命左都御史彭公率邊兵討之君上平寇八策曰禦賊非盡勦不可君曰渠魁當勦而脅從者當撫之仁義兼舉斯王者之師乎彭公乃檄君監諸軍師出由德陽至劍州累致克捷則潰君料其勢必走潼川即發兵起江賊果至半渡擊之俘斬甚衆經秋林嘯聚千餘君從便加兵望風解散次射洪遇前賊親督行陳斬右掖長不用命者以徇

諸軍股栗奮勇轉其首鑾端公轉戰至牛山及三乂溪遇有伴斬賊亂徑走安岳彭公復檄君兼巡四道君分路出兵鐵爐溝獲趙妻孥及其輜重賊狼狽不支轉而奔北君乘勝長追備歷險阻甚至行縢歲澁與士卒同之賊計窮乞降地方以寧是役也凡三閱月馳驅殆萬里十年之寇一旦平之功亦偉矣彭公見其籌畫深加嘆賞然終以物議不合功歸總帥而君不與焉君亦未嘗形於言蜀人繪圖賦詩以紀之丙子擢副使撫治東達適樊夷普法惡煽亂君代川南道事會兵討之躬冒瘴癘直抵葛魁諸寨擣其巢

笑元惡授首其島蒙部諸寨亦隨宜撫輯之奏上加俸一級仍蒞東達東蓮地連番夷民性頑獷君教之務農業與禮讓少有悖肆者繩之以法曰汝輩獨不見猺獞夷事乎衆感勸漸變舊習戊寅擢右參政入賀萬壽　聖節中途疾作嘆曰吾昔累蹈危險幾殆而竟以成疾吾盍休乎遂上疏致其事而歸始君之力學博究經史及諸子百家言中罹坎坷肆為歌詩樂府況郁有則及退居山林乃嗜遠遊參同契之說晚年幅巾深衣幽尋遠眺未嘗一日去酒或謂有晉人風致不知其特托此以寄興耳往與予及二三

老訂忘形會君志氣豪爽弗替一夕忽感微恙而終
享年六十有一君頎然偉觀動止有矩言論侃侃中
於理孝友本之天性蚤孤事侯孺人篤至有甘味必
先以獻歲時祠堂具籩盤從事姊適楊氏婺居服食
悉周之久益不懈教從朴輩以前修爲法曰立身無
負所生以貽先世羞其庶乎至諸女亦口授内則俾
知大義平居喜怒不妄發人莫窺其際每端坐澄慮
豁然若有所得曰學以涵養本源也徒敝神於支流
抑末矣故君之履堅秉貞夷險一致而不渝故素者
蓋有以也夫少築精舍于東巖下因號石崖

四川布政司右參政吳君巖碑銘

周用

嘉靖三年南京刑部尚書吳公之子巖以四川布政司參政奉表入賀及安慶遇疾乃命趨京口進舟而南未至家五十里以卒寔是年五月九日年四十九耳君字瞻之其先有諱千一者自淮揚徙遷居于吳遂世爲吳江人千一而下五世爲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諱伯昂大中生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諱有孝行贈如其父承德生尚書君即尚書之仲子也君起家縣學生正德二年中應天府鄉試明年第進

士舁行人楚王遣禮部奉君治其喪祗肅將事楚人以爲能重其國六年以遷爲工科給事中七年遼東夷人走　闕下愬所在殺其使來告邊事　詔君覈其事君馳至遼東廉其實曰是邊吏利單弱與以竊殺爲首功者今茲法不信其將不免起邊隙遂抵以罪諸夷人頓首以朝廷不外遠人願歲修朝貢于我不絕九年正月乾清宮災詔求直言君上疏乞視朝講學建儲斥養子出番僧遣邊兵罷中市凡數十事言甚剴切十三年部使者持牒四出督民逋或因以爲功遂并與所嘗蠲除一切取盈民不堪命君奏乞

徵還又乞遣大臣治東南水利宜壑白茆故道引太
湖水而注之海　天子海從其言十六年　今天子
即位君由工科都給事中拜四川之命專領糧儲既
至則間歲所出入躬蚤夜治文書盡得其調度與諸
守令約不得以羸耗病民時時出行部偏鄉下邑無
不有君之迹居一年姦利衰止公私以饒蓋君少服
尚書之教雅謹尚書久仕南方君從其兄山能以恭
順見親愛家庭雅諾義兼師友久之志益堅業益修
考行觀藝恒褒然居人先由是入朝為爭臣低昂公
議出佐方伯牧其西人莫不卓有所樹立蓋其得於

父兄者爲多

四川布政司左叅政葉公天球墓志銘

呂柟

予讀漢循吏龔遂黃霸傳未嘗不痛想其風於來世今觀汪太僕所狀叅政葉公守東昌事將無同乎東昌劇郡管州三縣十有六路衝南北旱澇屢災科征頻仍至難理也公曰守為民而役民以食為本乃先舉常平法豐歛凶散儲粟數萬次立團甲法十戶為團團有長凡丁業出入皆有籍稽次立三役均派法上役重者移中役中役重者移下役下役輕者移中役優役瀸者還本役乃辛壬之間齊魯歲歉聊博尤

甚趙城饑人日至數千公命吏籍記如宋富鄭公救青州法分處道庵僧剎及隙館空宇先出俸金易粟復勸富室捐粟乃并發所儲常平粟尫瘠者與粥能動履者與糧不能耕者與牛不能種者與穀未流移而饑者亦量與賑凡活人至二萬茌平士人屬鄉選民屬屯屯初任意墾田盡畝數糧後地狹糧重棄地轉徙或貪售地以存糧遂至貧者有糧無田富者有田無糧公請行魚鱗圖以量田得實地萬有千餘頃令凡田有糧凡糧有田冊藏于官帖給于民其沙鹻惡地聽民自理於是歸業者千餘户歲亦大熟累年

通稅不脅皆完郡北有減水閘蓄洩聊堂莘三邑流潦入運河者也歲久閘圮淫雨漫漶廣沒民田公請以椿草折銀復建之害由是息郡有二衛衛官頗縱公白當道劾罷渠魁兼懲悍卒衛始帖服不敢侵民獄中係三死罪情實可疑力請開釋守難意爭公曰兇婦致旱况茲三因殺人媚人球豈敢爲卒與平反公每鞫重罪通宵不寐嘗讀歐陽公隴岡阡表感所書求生事揭之座右以自警惕故庭無衆牒獄無冤因隣境雖有他盜亦皆寢息不生浙運過郡官卒閉閘留滯數日公命閘吏放行官卒遂鬨擒吏幾死公

杖官卒痛扑遣去尋督漕運俞公怒而詰公曰知府而責運卒邪公曰知府止撮吾土者耳頃俞公進掌內臺授巡按孫御史意　奏謫簡登州賴大宰喬公素知其賢得已葢公篤志斯民雖勢不避則於其民生養安息將無不至古所謂民之父母者乎乃又撤淫祠葺儒學誨生徒正婚喪表鄉賢奬孝士明列女風厲化導不啻一養而已將孔子語冉有以庶富教者公亦庶幾乎故巡撫王公上其績于　朝曰學不泥古政事適變通之宜才足經邦賦稅得損益之善流離復業而户口漸增徵派先完而宿逋亦辦循良

之體不失卓異之績顯然云初公舉甲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即差監太倉時内官憑勢横害縱卒侵漁或毆捶運官公縛卒寘法以理折服而又革姦祛弊糧運稱明其督運宣府雖北地祁寒殺然不辭收納平允耗無增多比至交盤羨亦不減乃又明懸戒約理諭繼絕中貴綱紀遂使常盈諸倉逋負十萬民咸歡輸比竣事還部中貴感別其用柴草場之直以葺埠岸革壩上諸馬房之包攬以杜失火利害禍福尤不休心他日　武廟比狩車騎芻數劵糧告乏公即馳至部中畫招商之策部尚書石公慨然從許而公又

拒權勢之請絕冒中之人民商衆輸供億不缺一日
榆河百騎突來薊卽　駕也公伏謁道旁時　武廟
方厭搢文臣遣騎來詰衆皆危懼而公不失措騎回
奏曰乃管倉主事卽昨疏請回鑾劾太監郭某而軍
中所稱糧芻平者也　上領之釋不問未幾郭閹卒
以貪敗比公還部部尚書楊公深知公賢凡各司郎
中或缺命公攝而公亦誠直自將事有不可抗論必
至有勢豪中鹽奏下公執不可纂三呈堂及　武廟
南狩凡部事擬議叅決必宜於行則東呂之政此其
已久試矣初公生而警敏讀書輒成誦年十一從其

父封君游姑蘇端居旅肆終日誦讀見者歎異封君所至多交文人才士作爲聲詩公竊學之輒有可觀年十七授禮記於仲兄太守孟齋二十提學陳公琳選爲縣學生二十七援輸粟例入胄監祭酒蕘城石公司業竟陵魯公皆奇其材又八年果舉進士公受性孝友其事封君及母游孺人咸得其懽心於其重義輕財尤先意承之封君疾憂形于色躬調湯藥衣不解帶哀毀過禮公諱天球字良器姓葉氏號瑞齋一號硯莊徽州婺源人

八四川布政司左叅政趙公淵墓志銘

金賁亨

公諱淵字弘道初授行人時閹豎竊柄君請改教職便養弗許庚午奉使金陵竣請告家食者數載甲戌復任不樂就臺諫乃請使楚隨遷右司副使道歸省轉左未幾復遷司正部檄游至辛巳始就職甫五十日出補四川按察司僉事按蜀不崇威不獵譽滌究蘇困表俗化夷孜孜如弗逮嘗攝學政數月而士之好進者不爭向義者感悅明年癸未監察御史陳察楊材薦改督貴州學事察士之貧且賢者從而衣食

之其情弗專尚薄罰而告誡之嘗云聖人謂柔遠人柔之為言不可不深味也乙酉遷雲南布政司左叅議守洱海時征廣西猛寇君介兩省間整兵食厲防禦區畫井井賴以成功有武定土舍鳳朝明者以其毋命匪正而弗從也於是子毋昆弟迭相搆仇震擾邊境官府莫敢誰何奏牘公移積十餘年不結撫按以屬君乃毅然往諭不用尺兵明疑走匿以其幼子隨千弓出謁弓皆引滿君笑而拊之擬諭利害俾反而來其父明猶弗至君復深入千弓伴發君安坐若無人焉明乃出伏階下惟聽命唯謹[illegible]解以情法土

俗議處胥恃以寧人謂君似子儀單騎之風事聞凡所受白金之賜君念父鶴翁年耄力請休致當道薦以大用凡八疏丁亥遷江西提學副使便道歸省越明年始之任江右素多明達士君校藝之餘廉察志行拔其尤聚諸白鹿洞相與講明晦翁遺教時或猶稱廬阜尋濂溪故迹想像光風霽月之懷謂象山當時喻義喻利之說真學者入門第一義特舉以發諸生一時俊彥翕然向風會南道有信浮言劾君者聞之笑曰是豈誣我耶乃相吾歸耳越三日丁祀畢遂申前疏浩然而東居無何遷四川左參政復兩疏乞

休弗允復起之蜀乃首建正學書院以祀遜志方先
生君自爲記居數月父鶴翁訃至朝聞夕發兼程抵
家躃踊幾絶奉柩居涇山飡糲啖蔬三年不入私室
既免薦剡日至勸駕益勁而所樂不存終莫之奪也
丁酉歲卒距成化癸卯得年五十有五君修髯隆準
睟目戚戚而天性長厚望之若峻就之可親二弟異
母曲意取歡諸姪早孤撫廸備至處宗族姻故情禮
周洽而恒若不足橫逆突加不怒而告以有過則惕
焉自訟若無所容其身不以巳長先物而聞人一善
則樂道之若不能及或遇鼎貴客賢子孫談世故語

道理則竟日忘疲或遇田夫野人笑語林麓若不知有軒冕奉崇名節攻文詞作大書及聞濂洛風旨頓自斂束靜居體玩默若有得而省躬克己希賢求益之心進進未已惜乎天不假之年也嘗謂程門惟龜山善涵養克己須上蔡欲合二家精粹語刻之尤好玩易欲以所自得錄遺後人皆未及也惟所著詩文若干篇藏于家

四川參政楊公成墓志銘

曾鈞

歲丙辰季冬月蜀叅政水田楊公卒于家越明年丁巳將卜塋嗣子文雲等持苑馬卿玉田盧公狀請銘於予予與公同舉進士予司諫留都時公職駕部情誼彌篤茲公變適予叨改少司寇蓋親覩之銘曷敢辭按公諱成字全卿號水田其先楚桃源人始祖庚三生寧寧從　文皇帝靖難以武功授山西鎮虜衛百户寧生伯玉伯宏而絕公曾大夫福嗣前職福傳海海傳寬自海歸隸南京留守寬公父也配李氏生公公少而穎異稍長命業舉子即有遠志生十三而

其母氏兼備多愛公益勵學晨夕罔怠弱冠遊武庠
考居上上司馬器之尋以世官讓其弟武改遊京庠
學行卓異京兆南渠王公尤多之乙酉舉于鄉壬辰
登進士第官南司馬部歷武庫車駕武選至遷正郎
以公貴　誥封父進文階如其官母李宜人追贈亦
如制公蒞政京師密邇族屬婣黨公義不違親情不
弛法處之曲盡其善僉無後言名由是著庚子擢守
嚴州嚴土多山寨田俗尚勁悍務齒較利公下車首
罷牛稅之齎民間孕而生女恒溺殺之以省裝貲公
宜揭厲禁多所全活癸卯居父喪哀毀骨立慼容喪

服動協諸禮丙午起復守萊州時萊民阻饑皇迫於催科公至親爲閱災狀諸監司得蠲歲賦軍衛兵食嘗苦愆期公爲籌畫以時給之兵民感切五內已酉擢廣西副使駐節府江夷落羣集頑悍弗馴公惟御之以誠以德率服夷性夷有欲謁公者公慨然見之不疑夷出謂人曰鐵面劍眉眞憲相不可犯也府江所是弗擾甲寅擢四川左叅政公治益廉靜無何乃求退休雖撫按慰留諄復其歸志竟不可奪公性賦慈和崇儉素無嗜紛華取與必以義事庶母孝處弟武咸式逮從弟盛極其友愛倖綏班譜晁季不爲

私畜歸二載索居斂跡以全高或倘佯山水多賦咏如燈影細搖窗外月鷄聲忽報屋頭霜可馳騁唐律一夕病中所賦有白石清江一酒樓黃花無語對人愁之句遂自知其不起仍扶坐析處家政縷縷維叢至易簀時終無所亂竟以正終嗚呼鄉稱孝友郡著循良持風紀於憲臺敷德化於徽省以至勇決進退之機智達死生之理時競末流世鮮全善由今觀之公其庶乎有道之士歟公享年五十有八生于弘治己未卒于嘉靖丙辰窆之于新亭鄉艾田村之原

四川參議張公如宗傳

張如宗大名人本籍小興州父原政始徙大名如宗少家貧力學以端謹聞貢爲鴻臚寺序班博光祿寺丞正統時嘗奉　詔巡行眞定諸郡縣問民疾苦狀會諸郡縣蝗如宗設法捕之陞徵川陝茶馬遷擢四川參議子倫登天順丁丑進士遂投劾還故里日惟躬鋤蔬灌園以自給倫官太原太守便道還省郡太守過候留與飲倫腰黃金手持饍上饌鞠躬待命如童子禮饌既具卽退立廡下太守邀侍席倫退走不敢當如宗謝曰幸君侯過敝廬老夫第主之吾兒特

將酒耳郡太守惶恐起去迺不得已始賜品食廡下竟不敢廁席其方嚴之教類此去田園十里數騎蹕往來道中田間父老人人得覩隨之數諷孝弟力田人人感慨衆或比之漢石氏父子云弘治中入祀鄉賢

四川布政司叅議朱公貞傳　陳鎬

朱貞字惟正別號息軒其先泰興人宦遊錢塘家焉祖綝入國朝爲黔國沐公重其學行請于　上延爲塾師改授學錄始家金陵父暭以家學嗣居師席生四子貞其仲也幼警敏異常兒甫十二即辭父母從國子助教張山觀先生授詩經張去任復從禮部主客謝公廷輔授書經學日益充乃遊京庠景泰癸酉領鄉薦天順丁丑登進士第除河南磁州知州時朝廷遣中官取異魚磁地所產不多民苦逼迫同僚議逃避之日不可乃秉誠禱于河神異魚湧至民賴不

撫時南陽李文達公在位聞其善政薦改鄧州本州
及所屬新野內鄉二縣之人與本省閿鄉及陝西一
帶驛夫更易走遞大爲土著所欺害至卽上疏乞各
于本土應役報可自是民享其便成化丙戌荆襄劉
千斤作亂朝廷出師討之所過官民受其害將次鄧
擇儒學生員有幹局者令各具衣巾分主其事至則
叱辱無所施且極力營辦軍用不乏害弗及民是年
以憂去任起復陞南京刑部郎中仁恕明允三載考
最尋陞四川布政司叅議奉勑總督松潘等處糧儲
舉措以便民爲務而撫禦有方剽掠遂息惟黑虎寨

獨特頑不服乃與總戎等官密謀勦捕闔境以安事
聞賞與將將遷以老具疏乞歸軍兵攀送縉紳供張
為別觀者榮之既至家葺田廬為怡老計暇則與林
下士大夫為眞率會蓋優游十有五年年七十又七
而殁平生保重遺體不妄交際雖遇童子必以禮居
鄉居官與物無忤而好施樂與舊識某者稱貸久不
從償召其子以券與之去祖塋數里別置地以葬瘞
貧之亡者其存心長厚類如此幼工楷法晩變為行
益妙所著有息軒稿若干卷

四川布政司參議喬縉傳　朱睦㮮

喬縉字廷儀洛陽人也少頴敏學士薛瑄見而奇之授以毛詩及太極西銘諸書成化八年登進士尋以家艱歸服闋授都水司主事督理山東泉源初漕由魚臺至臨淸行洸汶泗沂四水其地復有泉百七十餘道會於四水而分流於漕渠爲牐凡三十有六設守津吏以司啓閉爲淺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治然歲遠法弛諸泉湮塞或爲豪家侵踞漕運屢屢告艱縉行郡得湮塞泉四百行奇侵踞泉二百有奇合六百餘泉會於四水濟運大濟工部以蹟奏改兵

部職方又二年遷員外郎弘治四年出補四川布政
司參議時馬湖府知府安鰲殺叙南衛千户曹明奏
檄數下鰲賂當路獄久不具縉至一訊即服未幾責
州苗蠻叛焚掠州縣命都御史鄧廷瓚帥三省兵討
之以縉督餉苗誅有文綺寶鏹之賜久之縉不調仍
坐治泉之故縉知有怨者遂上疏乞歸年七十二卒
所著有性理解惑河南郡志及族譜若干卷

四川布政司右叅議虞公臣墓志銘

毛澄

公諱臣字元凱姓虞氏其先宋丞相雍國公允文有破虜功立廟賜田於吳子孫因自蜀徙吳曾祖茂贈通政司左叅議祖祥兵部右侍郎父霦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兵部郎中母周氏繼母陳氏贈封皆宜人公童子時善屬文補邑諸生先達葉文莊公一見即加器賞許妻以女始業禮記後以書經領成化辛卯鄉薦戊戌登進士第授兵部車駕主事奉命安置來降夷人於廣西所過不擾遷員外郎又遷職方郎中弘

治戊申告歸養病起除武庫郎中以父憂去官服闋復除職方又調車駕丁巳遷四川布政司右叅議公在郎署幾二十年遇事守法執正不受私謁雖上官貴近意有所忤弗顧也以是寡合於人然人益重之在蜀二年即上章乞致仕一時莅蜀諸公自撫按而下高其志節皆出郊以送撫按又贈長夫六名以示優待公固辭不受於是益稱善歸槖蕭然凡逆中故舊有以土物餽者一切拒之比至家當道命有司建歸榮坊於其里邑士大夫修爲詩歌與中傳播以爲美談公仕無留資家事落落然無纖毫慍意日惟讀

書賦詩以自娛歸田二十年足不至公門丞貳而下有不識其面者鄉飲禮請僅一再赴不復往憲使行部至崑慕公名欲一訪者輒辭謝之始與鄉士夫結會後亦謝不預惟時從親戚故舊稍知厚者爲雞黍會以致歡適笑談每至夜分酒半醺叩几高歌若不復知有人間事者正德改元以　恩進階中順大夫庚辰卒距其生正統壬戌享年七十有九遺命戒其子以後事皆法古禮斥異端卒之先夕猶講孟子仲尼亟稱於水章詞旨甚悉蓋其素以義理養心能不亂於死生之際固如此君爲人端度豐雅言温而氣

克孝友敦朴澹於世味平生手不釋卷喜評論古今人詩文娓娓不絕其教後生務欲黜深奇而尚渾厚以古之作者爲法所著有丙辰奏草二卷竹西亭稿若干卷述古錄漫錄冏文體詩各一編藏于家

四川右叅議田公鐸墓志銘

王鴻儒

正德二年後閹臣擅命紛更建立寃陷無辜財籍家徙虐焰熏天衣冠之禍極矣時四川有叅議田公亦罹羅織正德五年秋八月也初弘治年公以四川遂州知州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 勅清理屯田鹽法十七年陞四川未赴以老疾請於部得致仕閒居已五年矣正德三年閹忽差官四出檢覈庫庾使之在廣東者以公鹽法案牘未明屬巡按御史查之五年七月公被逮未就道而閹臣敗或尼公行公恐誣蔑不明决意南邁時年八十二矣至九江遘疾卒於舟

中虜卒猶呼其姪禋曰我必不起汝當持文至廣東
終事不然吾死不瞑目矣公諱鐸字振之號西埜其
先西安渭南人祖輔元季任四川行省叅政國初避
兵徙今澤州陽城下家焉父琮任簫城驛丞以公貴
封戶部廣東司主事母栗氏封安人公生而資稟英
特及長遂大負文譽時輩推服成化戊子領山西鄉
薦戊戌登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陞浙江司員外
郎河南司郎中弘治二年四川饑公奉　勑督糧五
萬往賑之事竣復　命以誤遺　勑中語調蓬州知
州時州方經賊後前爲守者里設巡視鄉正與老人

若機兵吏下鄉調事名曰安民而實病之公下車一切罷去民用以安是歲六月不雨公蒞政甫三月即齋沐禱於社引咎自歸是日大雨如注遂以有年公出奸吏六人民稱快而寇盜猖獗甚至入州城行刼公設法緝獲巨盜六起又增築壘堞申嚴門禁盜遂屏絕州濱江溪民多病涉乃建大小二十四橋三溪山高而無路乃鑿里許爲遂民免陟者十五里州東南江有洲八十餘頃居民樵採牧養者所資豪右侵以爲業公奪而復之民流他力遣人招懷諭以免役三年仍令恣耕山地不增糧額民復業者甚衆閒取

講貫行貫切於彝倫者圖注懸旌善亭朔望令教讀
家童誦習以時講於州俾父老聽之監司行部評撫
校縣者眷知其然甚嗟重之每謁文廟畢必與諸生
講論經史辨疑導滯通而後已廟廡傾壞重爲修營
務堅朴可久不事華飾自禱雨至此以及去州之父
兄子弟俱建碑祀之在州八載吏畏民懷政聲彰徹
都御史及御史薦章六上遂有廣東之命在廣存大
體略細故所治清遠廣海二衛弊以清革公之爲政
如此銘曰　泰晉蜀越以家以國鮮不爲則是惟公
究膚告來葉

四川布政司左參議石君祿墓志銘

康海

君諱祿字君錫別號蓮峰上世南陽人也七世祖昭勝國時爲荆襄總帥佩金虎符因論計不合棄官來商洛而居華郡臨渭二川之其後族屬蕃衍更臨渭爲石鄉云昭生遠遠生閏閏生著明精於武技不樂事進有子曰巖君曾祖也生三子其璞秀璞以義勇起家官將勇將軍騎都尉錦衣衛指揮僉事秀爲鄉之善人受高年爵生四子其季曰輝是爲封君明法律有力絕人以椽爲磁澗遞運大使娶秦氏生君與其

弟曾君幼穎悟英邁不羣長補郡學生有文名弘治戊午舉鄉試明年己未登進士第爲南京刑科給事中倬有建論陞山西按察僉事緝姦剔蠹風采凜然撫按交薦之會有封君之憂已復除山西僉事去滄滯之獄慎囹圄之政處馬邑定襄饑饉之害平寧武之閫山西人深賴之復有秦孺人之憂已即改除四川時僰人竊作亂都御史馬宗大以委君君親冒矢石討平之又爲立州建官以杜後變坐是陞四川布政司左參議君曰仕宦何時止乎會當銓者有言即幡然以歸歸七年爲嘉靖甲申六月以縣感疾遽而

卒據其生成化丙戌三月春秋五十有九予與君同
試於鄉同宦於朝雖南北不同交特厚君心志坦夷
不拘小節與人言盡布心意居鄉井恂恂謙退若弗
知其爲達官貴人者此其過人遠矣君在諫垣時會
災異條陳八事曰明體統戒逸欲崇敬畏親賢臣遠
佞人抑外戚厲官守減力役復有詔求直言君又陳
十事曰親經筵以弘聖學察賢否以明黜陟公賞罰
以服人心儲芻糧以實軍資擇將帥以固疆場罷營
造以蘇民困開言路以決壅蔽久巡撫以便經畧愼
守令以字黎元敦節義以勵風俗皆依事據理克中

時宜予竊有取焉後君在四川每經武功必握手話舊數日而別㨿君之能以爲必躋顯膴乃止於是私甚惜之洎予頻年遊華覩君躍馬大馳飲食起居若少年人恒自以爲難能頗亦復止於是於戲傷哉

四川布政使司左叅議韋公商臣墓志銘

張時徹

人之生不幸有三而貧無祿不與焉生而姱節不立一不幸仕而無功德於民二不幸身死而泯滅無聞三不幸若吾友南茗公其始免於是乎公姓韋氏諱商臣字希尹南茗其別號也其先湖廣岳州人宋南渡時有諱嵩者仕武康尉因占籍長興是爲長興韋氏九傳至齡以子厚貴贈知縣後舉成化丁未進士初令貴溪調麻城陞黃州郡丞以考績過家卒焉清修豈弟有古循吏風卒之日貧無以爲歛郡守何鏊

高其節爲貲殯瘞云公其仲子也生甫十五年執喪
哀毀動無踰禮時前母兄堯臣析公令自食值歲大
侵饔飧不繼而咀糠茹草怡如也顧益奮勵攻舉子
業佗佗不少休不數年學成遂以正德庚午舉于鄉
嘉靖癸未登進士時甘泉湛先生在　朝倡明斯道
爲學者所宗公往侍教席毅然有希聖之志甲申授
大理評事會言事諸臣多繫　詔獄下大理讞奏
公自念曰國是固非小臣所敢知若評刑則吾職也
默默苟祿其將謂何於是上疏抗言剴切忤　旨謫
常州靖江丞時言官懼遣稍稍屏息而公獨振奮不

僉議者以爲難比至靖江持廉秉公察舉民瘼散白
蓮之妖黨建久廢之學宮清理徭賦表揚貞烈風蒸
蒸動他邑丁亥春量移德安府推官應山有鉅姓被
誣大辟者憲使張觀閱其枉也而寬之撫臺契張有
夙憾駁公覆訊必欲反其書以中焉公直據法論報
身當其怒弗恤時又有龔友昌者亦被誣久庾公一
訊得其情竟從末減郡中稱爲神明己丑冬陞河南
按察僉事分司汝上條章振飭風裁凜然永寧巨寇
蕭氏强嘯衆爲亂地方洶洶公即率兵討平之捷聞
璽書嘉勞爲伊府莊王無嗣濟源王人繼以宿忿吾

殺其妃及其戚屬四人當事者右之傅從輕比寃久不雪公廉得其狀悉論如法奏上報可其他搜剔吏慠屏斥貪汚搏擊豪强平反寃獄寛恤里甲撫處流民均撥京操興舉社學諸政皆鑿鑿可紀撫按交章論薦胥以公輔期之蓋聲聞日奕奕起矣先是大梁諸郡縣以虛稅丈量冊籍已定而朝貴顧以增糧爲己累奏議毀之部檄至公力持不可且請當道制之罪於是冊竟不毀又河南諸宦家類出錢以質田土及期不能償則遂占業恒收其入而貧民代輸租庸率多逋播公下令嚴禁若子母相當者輒勒還之臨

額有杜黃門者與同邑趙僉事構怨佻殺三人公方署總憲杜趙皆來謁乃令閽者却弗納而杜之兄時爲通政叅議數致書君弗聽立捕治之復有首豪民播教窩群盜驗實論死詞連鄉宦黃彬彬見以危言相傾脅公怒即折辱之以故諸權貴銜次骨騰蜚謗於朝乙未春竟以考察論罷時公已轉四川左叅議矣余時聞之拊心詫曰隨夷而謂跖蹻龔黃而謂甯郅有是哉會衆論譁不平科道兩會疏論救而給事中薛宗鎧戚賢沈謐御史戴銑各上疏申救之公一不爲意歸而明農課子與郡中諸老結觀山之社倡

勗爲樂聚羣從子姓考德校藝訓廸甚嚴也時節輒合燕以敦雍睦暇則高臥一小樓不下或泛扁舟之別墅觴咏自適意泊如也公天性穎異力學不倦研精經學沉覽子史百家言而砥節礪行夙夜不少懈樹勛澤物尤其素所蓄積其在靖江德安俱祠名宦河南建生祠祀之此足以觀德矣家素貧乏又居官不私一介旣其梳籍無可以爲生者乃極力樽節督率家人晝夜拮据僅以糊其口而服食菲敝有窶士所弗堪者君子以是多之平生孝友尤篤事母胡安人曲盡其歡常恨祿不逮養言及輒嗚咽流涕教

育二弟唐臣蜀臣手其句讀朝夕督課之納室營產
値其私迄於白首無間焉第剛毅狷介嫉惡太峻多
不理於口然終不爲悔詘古所謂寧爲玉碎毋爲瓦
全非公其人哉

四川布政司參議歐陽公瑜傳　王時槐

歐陽瑜字汝重安福人自少端慤鮮嗜慾從陽明先生學㫄見器異將别請益先生曰常見自己不是此吾六字符也公奉令承教終身力踐之旣舉于鄉歷數科不就公車曰有老親在王天下不與易也丁外艱守制不處内者三年旣塟廬墓側虎每環廬而號不爲動服闋授通州學正萃諸生講論剖析幾微及門之士多所成就值州守缺署篆數月雪冤抑奬良善輕罰節費民甚安之陞南博士去通士立碑紀其德政比至南雍大司成松谿程先生故重公與公爲

忘分交公又以所學授南雍士如其在通州尋以優
士被內名入京不見權貴或諷以薦牘可致淸要公
曰吾平生所學謂何竟得南大理評事莅任釋大寃
十數尋晉本寺正陞雲南僉事起鄖補廣西淸積牘
逐娼優禁龍舟賽捕眞盜釋寃獄二十餘人所至相
與尸祝之尋奉勅整飭左江道兵備南寧土官故驕
悍爲地方患然善伺上官意指一中其餌遂束手不
敢動而獨不能伺隙於公以故慓縮不卒逞其私未
幾陞四川叅議遂拂袖歸山公在官二十餘年所至
士民感德其去也莫不哭而送之葢公以至誠待物

不設城府故雖無赫赫之名而思之者久益不置公既歸壹意講學以興起後進歲時會聚雖隆冬盛夏無不赴其所開導力守師說不爲奇僻語至其謙虛受人則後生來學有所陳說亟稱賞不容口性寬厚鄉人或侮公至詬辱之公絕不爲校其自持甚堅少時或有欲敗公守者誘致妓館中鑰其門去公然燈達旦動以羞惡本心妓亦感泣具道其不得已之故及明敗公守者啟鑰覘公燈曈曈未滅妓含泣道故其人乃媿謝君宗伯稱公宦遊廿載恒產不及中士年九袠守身恒如處子蓋得其近似矣至其好學不

倦拳拳焉開示來哲覗民瘼若痌瘝在身而言之惟
恐不盡斯𦏁公之大者云

四川按察使龔鋋傳

龔鋋字子諫江西南昌縣人由舉人授兵科給事中陞雲南按察僉事秩滿詣京以諫議謫役尋起爲廣西僉事復調廣東薦陞按察使所至以廉潔自將盡心所事多所建明咸切時弊年七十一乞致仕詔允之至是卒歷官餘四十年家計蕭然無黍粟積平生剛介直諒不以富貴累其心官雖涖憲臬未嘗尚嚴威尤人之所難云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馬君應龍墓志銘

康海

君諱應龍字公濟其先鳳陽人也後世移居河州世為河州人高祖曰英曾祖曰志祖曰文考曰全俱稱長者娶王氏生三子君其季也生君特考已七十餘君生七歲即好讀書手不釋卷考甚愛之又恐其勞毋曰兒欲讀書是心誠悅於學也乃復靳之邪發蒙之明年即習尚書日記數千言不踰年而旁通易詩禮樂春秋下筆成文雖老師宿儒咸自以為不及十七入州學諸提學皆以為佳士而遂菴先生獨奇之

曰此予所就不止科目也虎谷繼遂菴取君緝學書院予時已領鄉舉過長安虎吝輒語予曰馬應龍書院諸生未能或之先也弘治乙酉果中鄉舉第二正德辛未登進士高等除户部江西司主事值流賊劉七等寇河南　上命文武大臣討之君督餉焉賊平賜銀十兩紵絲一表裏以勞之又踰年蜀盜尚未平於是命都御史彭公澤代尚書洪公鍾總制西征軍務仍以兵部員外郎張君嘉謨與君叅佐軍務未幾彭公舉君與張君皆生長邊方熟知兵事宜令贊畫軍務必有後助乃以延綏臨鞏洮岷兵馬付君自爲

一支君遂有中江之捷斬首益數百人兵勢漸盛後
至漢州提督軍務都督時公源與陳副總兵官閒遊
擊計事間報賊至城下諸公方循豫君奮然提所部
兵往勦之大戰於三渡水親斬劇賊一人令士卒皆
奮擊所向而靡斬獲幾四百餘級而中多渠魁於是
軍中皆以文武全才目君捷上　上賜君銀二十兩
紵絲二表裏陞俸一級班師後又督糧宣大乙亥八
月陞本部山東司署員外郎明年陞郎中尋奉勅總
理遼東糧儲收支皆有法正己格物積弊若洗居一
年軍民胥悅信畏若神尋以病乞歸調理　上許之

居鄉三年所學益進比辛巳復除本部福建司郎中行取北上道過武功與予語奇君可以大授因賦詩贈行君至京乃數上言邊事　上悉允行之嘉靖元年壬午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霸州等處兵備距京師但百餘里正德以後浸爲盜賊淵藪地又多中貴涓勳戚莊宅士無完器倉無積粟豪家兼并侮法吏不敢捕桀民肆掠邏不能獲君至肅貞憲度振揚威武創修城池建置營堡大易舊觀於是民有畏志而吏漸捕邏漸獲矣於是汰冗懲逃精壯得勇敢千人給以利器厚以糗糒訓以坐作奮以銃鋒又積粟

萬二千餘石以備緩急不數月間石景房景玉陳奎
梁臣等大盜七百餘人洎窩主盧進胥銑二十餘家
先後俱獲而姦豪白鉞白景方等處以重法不通請
謁由是民志惟慄吏守不盭可謂承平之希覯矣其
他明究獄摘隱昧不可勝紀地方之民皆設位祠祀
於家則君之所以獲乎其心者豈聲音笑貌能邪哉
撫都御史孟公春以君治狀上聞　上以爲難賞銀
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君宿有痰疾在衢州五年加以
公事旁午乃間作間瘳逮丙戌章九上乞歸　上皆
荅以優旨不許歸冬十二月疾方劇忽有四川按察

使之命拜命又二月爲嘉靖丁亥二月五日而君卒
矣於乎惜哉君生成化甲午至是年五十有四君臨
終時語胡安人曰吾平生心事惟武功康子知之果
死當令汝良求銘吾墓於乎痛哉君嘗私語予曰丈
夫當磊磊落落自見於世一涉循吝非夫也覇人來
送喪者君卒之日箧笥惟有俸金若干餘無一錢此
可謂趨不渝志者矣豈非所謂丈夫乎哉

四川按察使馮公亮墓志銘　陸可教

予嘗遊金華陟其嶺下瞰蓉峯之麓有星巋然鱗次櫛比據其勝會觀而異之曰是宜多產材杰詢之則貞齋馮公之族也蓋馮氏以甲科歷膴仕者數人最爲其邑著族公其一也而公又最賢予實耳習焉又若而年而見公二子鴻臚君於　京師則以志銘爲請予按狀而參知鄉所耳習於公者不虛也公諱亮字執夫別號貞齋其先世自山東徙居義烏元末有嘉興路總管名道通者再徙金華之赤松澗遂爲金華人三傳而爲處士公以玉以玉生傑爲名御史有

聲卒廣東按察使廣及婺名宦鄉賢俱有祀傑生嵑
爲彭澤令以仲子洙貴贈主事長子洎生來安令璣
娶朱氏生三子其仲即公以公貴封兵科都給事
中朱封孺人公生而穎異比長治經義蔚然有聲試
輒冠諸士嘉靖辛卯舉於鄉壬辰舉進士令潤之丹
徒邑瀕江於南北孔道最爲要劇民疲於往來供億
甚苦公以身任怨汰其十七吳中諸郡邑素苦白糧
解役會歲大侵而役不爲罷公力請於部使者以贖鍰
代輸故鄰郡流徙載道而潤安堵如昔拔擢兵科
給事中俄轉禮工左右復陞兵科都給事中疏請清

箄理餉建城堡治濠塹以備虜數事皆鑿鑿可施用中貴人某成國公希忠寵焰熾都城公前後疏其不法皆得請權貴歛跡尋陞河南叅政會歲復大侵至人相食公極意賑恤捐祿為郡邑倡所全活無算是歲入計以治行異等賜文綺錫宴南宮尋擢四川按察使按諸貪墨吏無所假貸望風解綬去者數人尤加意獄事日夕手爰書讞牘至達曙比寢遂以此得瘵疾再請始得歸且詣銓部俟病愈起家而公行至夔州歿矣嗟嗟公僅四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其所建樹可勝道哉公素不問家人產而持己特廉河南

入計時吏白羨金萬餘公即不自入不可為餽遺費耶公叱去之曰安有行苞苴溷公者殁之日叟守為檢其橐中裝僅餘羨俸數十金而已其廉乃益著云

四川按察司副使東公思忠墓志銘

康海

公諱思忠字進伯上世鞏昌人也高祖良惠以總管守商州值紅巾亂令二子挈家居華州一居朝邑曰吾受土地於國義當死守汝等往茲樂土愼哉毋以志予先人之孝矣於是二子如命以往而總管公竟死於官今華與朝邑其子孫各繁衍興盛至有數百人云衣冠詩書蔚爲關中華冑非天所以報其忠耶居華者諱德名至華則辦土省藝爲家人業不數年既饒裕富有見諸貧乏者及婚喪者輒賙恤資助之

華人咸喜以爲鄉有長者可廕庇已也生子有昇傳學篤志得深履固爲州學生學者咸敬畏焉其率履正俗之事鄉人化之如薤黜浮圖循家禮其風弗令衰也後以貢爲商河丞仁以撫民介以律已民至今有遺思可謂達不離道者矣初配郭氏生公公生而岐嶷少而穎悟十二從商河公遊太學每祀則齋潔入廟凡俎豆樂舞之屬莫不備問而昊識之退而曰禮云樂云固如此其所用心豈尋常能測哉讀書爲文雖長老莫不畏避西歸時已値弱冠被遴爲州學生中天順壬午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拜刑部河南

司主事剖斷明決不避權要三載考績於是封商河
公爲刑部主事而郭爲安人焉尋轉雲南司員外郎
郎中考最進階奉議大夫而商河公贈郎中郭安人
封太宜人恩數頻仍雖國恒典而遇者每歎此亦足
以占商河公與太宜人之賢而公之孝道顯明乎於
天而獲於人者誠不可誣也吁盛矣哉被　命審錄
畿內刑獄平反爲多惡有所畏冤有所白今其子孫
衆庶而樹立卓犖豈非天所以報其忠如是哉公居
刑部以端正自居因情亮事曾未一用慘酷刑具而
犯者自不能不以隱曲備對嘗曰獄有微肯非敲朴

所能致也每於招稿面題曰得情勿喜及據案正法則又曰罪疑惟輕一時危疑之獄皆以公為決於是吏部兩薦公為府丞不報遂轉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松潘兵備璽書曰番賊出沒聽爾相機勦殺軍民利病聽從便處置公至立約束謹烽燧內修政事外樹兵威諸番部落咸威懷德不敢侵邊然松潘孤寓萬山而諸番部曲環列蝟轃中留一綫之路為轉輸往來斗米之價每銀數兩方辦故布政司計邊輒數倍他邊而主藏之吏或多為伸縮侵盗監司在彼又以荒服俗獘因循罔稽由是吏奸民苦日甚一日公

於是苦心勞意滌弊正法倉庾之積陳陳相因矣又嚴減尅之禁正私鬻罰茶馬有序瑕釁不生士有飽食官息科斂蜀方之兵騃騃生氣馬公又於大石佛嘴鑿山開路以便轉輸人至今宜之成化甲辰惡匝族逆命公出軍勦之直抵巢穴斬首四十餘級 上賜公白金彩幣乙巳小寨番窩發公又出軍勦之斬首三十餘級所獲軍器頭畜無算曰此士卒之功也悉以賞之捷 上又賜如前於是軍威大振諸部矢心歸順其酋長及朔望輙來稟受約束蜀中士民倚公為西北長城矣是歲十有一月八日公以疾卒於

官卑其生正統辛酉享年纔四十五爾嗚呼惜哉

四川按察司副使黃公熒阡表　林　俊

易齋黃公熒敦實既營樂丘自誌之又屬意其友林俊表焉嗚呼是俗所深諱而不欲言者況豫之耶夫生寄死歸達者所易視而諱者未之竟免也死生亦大矣任情死生於仕止得喪何如耶公初以成化壬辰進士尹玉山起爲南京監察御史傴僂抑抑巽下予意新臺官過矯屈爲是何也公丁先御史南澗憂服除改北臺三奉　璽書巡長蘆鹺司遆北濟道四川雲南貴州戎政酬接閫都周詳商畧無徑斷語私服充養之素官六察殆非宜然也既之僞者聳燥者

息陰賊傑狠而微訐者消沮聲迹泯然事緩急奇辦固有以孚而移之前後論列事爲多官賢否治得失十餘事尤荷我　孝宗敬皇帝嘉納公固不察察人細過固持其大也在雲南有趙都司晟者鷙悍不可馴獨帖帖憚公巨璫遺財當事者避餘烈公從容一語厥其數非剛而善用能之乎夫豎目張聲嚙嚙大罵凜然若生風臨小利害輒隱忍循默猶自謂老成得重厚體然乎哉予親見公南臺及雲貴時事道玉山又得公之流澤故政嗚呼令之官如傳舍謂一令三十年猶有存記如許耶公爲四川按察副使能望

隆起顯敘方有階入　賀過家拜母林太孺人䁔食
無異然已八十而九公曰惡自而致其情哉遂疏致
其事所以致恍太孺人者纖巨曲至又四年太孺人
年九十二方終公擗踊欲絕是日烏百數遶屋悲鳴

四川按察司副使沈公琮墓志銘

梅純

公姓沈氏諱琮字廷器先世汝南之平輿人至高祖興始遷居毘陵宗族日盛曾祖福值元季江南兵起乃歸於國朝從征四方屢效勞勤彭蠡之戰遂死於陣因得賜地都城南之鳳臺岡以塟其冠服故子孫今家於南京大父庸洪武間再以軍功授旗手衛百戶父旺尤篤於忠孝當開國初兵戈甫息人猶罕習禮節而能即知報本追遠爰建祠堂以奉其先人故到今家世襲其餘風才能輩出有自來矣娶萬氏以

永樂庚子正月丙寅日生公公生甫數歲而萬母蚤世日處嚴侍下自少輒能耽嗜書史既長從布政謝公輔學易每有新得正統甲子由應天府學生中南畿鄉試又四年戊辰登進士明年己巳授監察御史景泰庚午奉勅督理浙江銀鑛區畫有法浙之人至今猶才之三載滿績以舊典例得推恩父旺以是亦受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母萬贈孺人既又奉勅清理京畿及中州齊魯等處畜馬公推誠教戒所至不擾而牧馬日蕃後理湖湘刑獄尤多平反比還巡按兩廣威望益振乙亥居父喪天順改元起服歴四川按

察司僉事時蜀地多盜公在外臺多方捕獲人始安
業朝廷屢賜文綺以旌其能歷九載復以舊制受誥
命授奉政大夫二親之贈亦各如其秩松潘羌夷自
成化初嘯聚為患歲己丑僉議公在蜀年久為彼所
重宜陞本司副使以填其地疏入 上允其奏授璽
書以往公受命與都督寧公協心殫力修城練卒不
數月閒遂平黒虎等寨事聞降勑褒嘉亦有文綺之
賜公自筮仕至是垂三十年乙未堅乞致仕歸後數
年朝廷以言者追錄前功命與寧公各陞一級公以
是進階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時謂公去官已久而直

者乃復及此亦公論也家居日惟故舊賓客相與遊

樂若朱叅議貞甫待詔靖諸公皆其同社也未幾諸

公次第亡去惟公康強不衰至八十有四而卒

四川按察司副使張公昺墓志銘

張邦奇

公諱昺字仲明別號棟莊主人又曰寓菴姓張氏曾太考諱廷良贈江西道監察御史大考諱楷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博學善詩文嘗奉命經略東南卒鎮巨寇功著國史考諱應麟亦以詩鳴從軍三陜有功授寧波衛後所鎮撫母虞氏封孺人公世居慈溪逮都憲公始卜居鄞城平橋之南公生有奇質貌古而性剛自爲郡學弟子員巳侃侃然能自樹立成化戊子舉于鄉壬辰登進士第授知鉛山縣勵心勤力

事求利民所立規條簡便有法越數十年不能易有巫能役鬼物咒咀殺人立有徵應一時咸畏事恐後公擒至庭榜笞百數卒無所傷夕而大風揚沙石蔽天遶屋錚錚若鈴索聲衆益駭懼以爲果神人也籍籍請釋巫公弗顧卒致之死縣城南有溝西洋廟頗現靈恠旁郡男婦相率祈禱充斥道路公惡之毀棄神像墟厥殿宇置便民倉焉而并撤淫祠數十以聳公廨移文道路告諭以禮秩滿擢南京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要聲傾一時咸寧伯王鉞挾其武力偕保國公朱永太監汪直兵部尚書陳鉞將挑釁北邊公

曰是爲國家害不小抗章劾之詞連內閣司禮由是
內外大臣皆銜之未發也會守備南京太監薛琮閱
公名求見不許且劾琮擅放軍伍琮乃誣奏公擅作
威福遂左遷南京通政司經歷久之以魏國公薦轉
四川按察司僉事查理鹽法蜀中鹽利最饒先是理
鹽者率以賄敗公搜剔敝蠹一新以法有都指揮使
陳某富而無子惟壻一人嘗構一處子匿于家事覺
墜之河以絕蹤死者之父訴於巡按御史且請必屬
公治之御史曰是理鹽法不得與獄訟其人曰陳都
司家黃金至十餘鉅萬非張憲僉孰能不爲利啗洗

小人寬邪乃移公按問一訊得情而御史卒通厚賄撓公數四不得則別委官推之竟移坐其胥之僕云公既磊砢不能與世合再疏乞致仕不允而遷公副使守備建昌黎州等處將同事馬太監信用術士周慧以其黃白術將進之朝公聞而驚曰是唐之柳泌也即擒慧置獄而劾馬之姦事乃獲殺公猶錮慧極邊以杜後釁居歲餘度終不能容於時乃抑鬱潛歸去來辭引疾歸老於四明之棟莊時年甫六十環堵蕭然出入不能備騎從家人糲籺或不贍而超然容與日事經史自娛嘗歲大侵大臣賑饑浙東屬公

要其道五十金堅拒弗受利害禍福不待解遣而自不能膠其中雖於俗不屑苟同而對衆坦坦不爲畛防胷懷如氷玉不可點涂其表姪應副尒君本無侍公未嘗不易以道義病既殆猶張目謂曰努力哉乃今人才自勵者少若能扶持一日是爲國家元氣于一日也蓋立身爲國之心至死不亂嗚呼豈不英偉卓絕大丈夫哉公生正統癸亥九月卒正德庚辰九月年七十有八

始予讀先漢等史見諸循吏事有政通神明精感天地者未嘗不太息欽想以爲後世所未有也乃今於

慈谿張公而復見之公名昺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
也成化中始以進士知鉛山縣初蒞有賣薪者嘗食
鱓得薪直以其半市鱓命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歸
乘饑恣啖少時腹痛而死鄰保疑妻毒殺之執送官
拷訊無他狀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初蒞任嘗白晝
登堂忽都門外有綠袍烏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
覺也行及案前長揖入迎之坐乃曰公毋懼吾非人
實邑中某鄉之土神也鄉有冤獄未白知公精明果
斷必能雪之公問其事神曰吾鄉民某甲之妻以殺
夫繫獄此人本中鱓毒而死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

置鱓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烹以啖他囚而死則其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之詰旦名闔境漁者命捕鱓得百斤如神言試之得昂頭者凡七設釜於堂名此婦面烹之出死囚於庭與食纔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公謂婦曰汝冤白矣遂釋之徐訪其鄉果有神祠視其像正所見也又甲嫁女於乙抵乙門揭幕視之則空輿而已乙謂甲欺已訴於縣甲又以戕其女互爭執前令逮媒從諸人鞫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令不能決公至偶以勸田均稅出郊仍太祖平陳氏過鄉山定其稅額偶被係稅加於數百畝田有畝至數石者以

是公稍知而爲矣咎之行至邑界有樹大數十抱蔭占二十餘畝其下不堪禾麥公欲伐之從者咸諫以爲此樹乃神所棲百姓稍失聘敬便至死明府不可易覘也公不聽移文鄰邑約共伐之其人懼禍不從父老吏卒復交口諫沮而公執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有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曰吾等樹神也棲息於此有年矣幸公垂仁惻捨公叱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衆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以爲佀凡三日方斷其樹樹顛有巨巢巢中有三婦人墮地寘然欲絕命左右掖而灌之以湯良久始蘇問

何以在是婦曰昔年爲狂風吹至此身在高樓與三少年歡宴所食皆美饌時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人送之中一人正即所失女自言在輿中爲妖攝去其訟遂解公以其木修公廨數處而所蔭地復爲良田由是悉毀諸淫祠在境内者無遺獨鄉落一祠民祕之獲存他日公以事經其地祟神懇曰公姑恕我翌日召鄉民責令毀之神忽降于鄰邑小民曰吾被張公毀廟無可容寄公正人吾不敢犯願借片地暫居公去祠可復也汝不吾從五

日內必及禍民初不信未三日果傾瀉吐逆神乃降
家人羅拜爲之立廟有道士善隱形術多淫人婦女
公擒至痛鞭之了無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托以
他出遲馳詣其居縛歸用印於背然後鞭之乃隨聲
呼嗥竟死杖下邑寡婦惟一子採薪於山爲虎所噬
鄰居惡少欲以事難公代婦書牒使投之縣稱欲得
虎抵罪公視牒笑曰奸民欲窘我乎與婦期五日來
乃齋戒作文祭城隍大略言神爲一邑主不能禦災
捍患而縱虎食人今與神約五日內必驅虎伏辜否
則撤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明夢神告曰虎至

矣公驚起佩弓矢升堂命啟門有二虎入伏庭下若有人守之者公厲聲叱曰吾良民之子而汝食之法當抵死二虎有非傷人者退一虎起就伏虎一匝低尾而出其一不動公素善射挾所佩箭三發而三中其首因命隸卒亂鞭殺之名婦人歸以虎屍自是所在喧傳目爲神人三年以政最擢監察御史令致仕家居杜門謝事足不入公府隱然爲鄉邦重望君子惜其位不滿德云予聞得公事於其鄉人因此爲記後之傳循吏者或將有考焉

慈谿張公昺令鉛山先叔父天池山人記其神政先

君錄入庚巳編矣後其二子葬蔚來吳又舉逸事爲先君言鉛山民俗惡薄婦人夫死輒嫁亦有病未死而先受聘以供湯藥者獨傅四妻祝氏夫死不嫁舅姑欲奪其志弗從先是公立二牌於庭諭婦婦有願守者跪節字牌下願嫁者跪羞字牌下署其牒各聽所願舅姑以此紿婦云若守節須鬪官以婦不識字使投願嫁牒公判從其家長乃謂婦曰父母命汝改嫁汝安得違之婦曰唯唯必待吾祭亡夫始從命舅姑即許受聘至日設奠痛哭潛投後圃池中死家人尋覓見衣裾露水上乃得婦屍遂以土併屍塡其池

自是邑中大旱百方祈禱不雨公先移文城隍約三日雨不應乃齋宿神府夜夢婦人衣縞素泣拜陳寃具言其居止姓氏公寤卽躬至其所名其家人詰責皆吐實啟土見屍顏貌如生哭之慟爲文以祭未訖而大雨如注平地水滿尺因罪其舅姑及同謀者卽殮瘞如禮欲疏其事于朝有楊尚書者沮之不果乃建祠立碑祀之有妖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呪死術有怨者往賂之僧削木爲札書其人姓名氏以實羊後羊死其人死矣以是邇近神之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公至任朞年有老婦訴僧詛其子子

方赴人飲死席上公受其詞僧已知語其徒曰張公此際正躊躇矣公乃出獄中死囚令擒此僧即貸其死僧又知之曰張公遣囚擒我今至矣其徒勸之亡僧曰不可公正人也行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既而囚至遂縛僧到縣治士民觀者如堵皆言僧不可犯公不聽杖之至百僧了無傷而杖隷俱號呼稱痛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咒杖者死復咒其生吾即活汝試之不驗遂收于獄其夜大風撼屋宇公曰是僧所爲也乃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僧出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界方拍桌僧股栗脇下墜一珠紅

光閃爍又墜一小冊乃妖術書也公名同僚至取二物焚之將以斧斲其頭僧曰待其自死遂死公恐其詐使舁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即發視屍腐矣

後鉛山丁洪至張公家言此僧有術
亦曉其術然但能病人不能死人也

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盧君雍墓表

邵寶

監察御史盧君師邵既擢四川按察副使奉 璽書提督學政取道省其父 封御史公於吳將行發疾卒又明年癸未封君以其子應圻葬於西橫山之原其弟兵部主事師陳以使事歸乃立石墓上以其所自爲狀請予表之予嘗聞君子之論君也由其言于上者謂之貞臣由其行于下者謂之才臣由其淵于身而表章乎古人者謂之文學之臣按狀君初登進士觀政都察院也於群衆中獨留心吏事凡章程法

比皆習而通之時都御史三山王公見其所擬吏牘驚曰此法家言老吏所不及因薦試河南道御史巡西直門繼巡東城于是 武宗方銳意北狩督宣府建行宮急而都御史某附麗承望其勢張甚君上疏請罷行宮之役而斥某邪穢庸劣不宜任用言極激切廷中聳然比既實授清戎至東光見長寧伯某侵奪民田横歛子粒往往逮繫死詔獄君上疏極論請釋無辜而還其侵地皆從之或言長寧貴戚權倖君清戎有職何得出位君曰風聞言事御史職也况目擊其事何可忍也巡按初至四川首劾巡撫都御史

共某陰附當路黷貨殃民莫敢指斥後雖坐他事逮
黜亦以君言故由是一方肅然人謂得巡按大體是
故謂之貞先是巡城者務繁科條以鉤摭為能所關
决多家人細事君曰御史所治止是邪悉縱不問所
治惟宿奸巨蠹要求詳明發摘敏利豪猾起河間
旱奏請免賦減科譴盡出所儲藏鏹貸民全活甚衆
四川地遠惧獄之久淹也檄所司月報而時遣發之
朝使方取材西南又邪人迎佛亦道境內屬歲饑民
不堪供輸君材擇周愼而弗夜拊循之民得不擾妖
人某子甲善幻術能剖腹出腸胃惴人徼利又能吐

火焚民廬室民益驚畏求罔不獲或捕之輒說杖以
逸殆不可方物君密飭各郡同日邏捕術窮皆伏其
辜某郡人乙慓悍強禦椎埋自恣君慮其陰賊多黨
捕急或生變乃先揚好言卒以計擒殺之犍爲之墓
順灘溫江之三渡皆湍急善溺舟君擇材幹吏委以
鑿治人知其去險即安而不知勞費是故謂之材君
天資有大過人者性尤嗜學平居手不釋卷程文若
擬古詩詞清潤圓融不事刻削而新意層出少受知
于太保吳文定公太傅王文恪公都御史瓜涇徐公
入　朝尤爲太師李文正公所喜有相見之晚之嘆

所著有方舟聯舫二集　奏疏詩文總若干卷藏于家𢾾治所至以餘力建學申教大興文治薦賢士大夫不可起者必造其廬禮焉死者予祭其墓尤樂表章先賢嘗建董子毛公二祠及浣花三陳東坡遺直四書院家居時請立石湖書院祀宋范文穆公又求其遺像及所書田園雜興手摹勒石以文穆故居湖上君與鄰焉用是致景行意過古蹟及山水奇勝處多所題詠是故謂之文學夫三者有一已爲人望而況兼而有之乎且貞而不迂濟之以敏才而不浮持之以重文學而卒歸于雅將之以德蓋不惟成章而

已矣知所以戒之者故雖未見其止即其所至亦可以稱于天下矣君諱雍字師邵某甲子舉于鄉登辛未進士凡在官若干年卒是為正德辛巳九月九日年四十有八

副使呂公翀墓志銘

汪偉

公諱翀廣之永豐人登弘治進士正德初任刑科給事中公以忠諫獲譴余實親見之　武廟即位踰年宦瑾盜國柄擅威福以刼制天下驅逐不附已者于時內閣劉公健謝公遷輔導　孝宗皇帝致太平受顧命稱前朝野賴之同日罷去臺諫相顧莫敢先發君一夕草疏上之人服其敏及讀疏詞氣剴切事理明盡罔不感動有泣下者于是傳錄風行四方瑾銜之甚嗣是稍有論列者既而留都臺諫皆有言瑾大怒矯詔皆建至京并君獄治妄言罪乃廷杖于廷繫

除其名瑾伏誅乃起爲雲南按察司僉事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聽訟明決屢伸冤獄士民稱頌西番僧奉

旨迎活佛所過有司望風迎奉沿途騷然人無藉寘入者廹千人至蜀索庫藏銀以萬計未有處會

武宗皇帝訃報翀時司臬與謂茲兇獲罪　先帝所過殘害新政必誅宜急收之或欲減其所索銀物縱之出境翀獨勒兵擒其首惡置獄中請　旨俟逮至京逐正其罪灌縣江都大堰圮決淤蝕數十年軍民受病翀奉勑往視疏濬洑築鎔鐵爲梁以捍上流灌溉千萬餘頃俱爲沃壤貨民大悅稱呂公堰天全

六番賊寇淮茂等州兵憲吳希由以失機待罪撫按
檄翀督軍士時聞賊有神術先知故官兵未至輒避
去或潛伏要害竊發屢敗我軍翀擇指揮何定授以
方略剋期進兵逐獲渠魁餘黨悉平紀功申奏 詔
賜內帑銀兩段疋內閣楊公廷和姪婿人楊愷倚勢
殺人翀按其大罪十數事抵於法楊以書請貸其死
竟弗從嘉靖二年春齎表入 賀隨卒於途嘉靖
二十年本縣祀入鄉賢祠

四川兵備副使張仕隆傳

朱睦㮮

張仕隆字仲修安陽人也性警敏書再經目不忘古人奇文奥旨覽即通解弘治八年中鄉試又三年丧父制闋奉母携弟妹卒業太學明年試又不利與三原馬理渠友講學士隆獨持議曰諸君日端默戢戢可謂能閑其心矣要須於事為驗其實身與世為二理與事相乖非聖人合外内之道也十八年士隆舉進士授廣平推官治尚明嚴吏民畏之正德七年拜監察御史朝臣各為朋比或託門生或以鄉里故知附大臣大臣亦利其傾事而飾己私也士隆惡之尤

祿卿李良事少師劉健甚謹健喜愛良由是得美遷又以女字健之孫健以直諫爲劉瑾所逐良詐言女死乃他適士隆上疏劾良且曰使令大臣知彼小人終必相負盡早絕之而遑遑乎延正人也良竟坐罷去八年巡察河東鹽法運使劉瑜貪而善交權貴士隆劾罷之革豪右嚴取曬均支給鹽政大振服則建正學書院聚徒授經又鑿青石槽開茅津皆爲大衢民甚便之九年正月乾清宮災士隆諫曰　陛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劉盜之亂旣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暱近匪人猜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內徹夜燕

逝外見璫僚內廷大典土木權豪競尚華侈親信內
臣取貨于外又扣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
極卹很無閒使之巡撫納銀損揮授之政事盜伏而
虜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璞
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禍機之萌皆不知也今宜痛懲
前弊更宜克慢絕淫早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
究精一之傳考典王之故以表率天下褒衣博帶之
雅孰與市井狡獪之孱膚厚細旃之樂孰與邊徼凶
危之際不報明年巡按鳳陽織造中官史宣酗酒作
威大括民財荷黃梃二日上所賜有拒令者杖殺之

錄論自都御史以下皆不敢禁士隆奏之且列其贓若干十一年遷守道事有張順者京大猾也隨中官守雲南殿門子死潛回京避之雲南守臣移文逮之甚急乃出以二隸押送至桃源重貨二隸竊取淮上丐者斃之二隸告順死勘實給文歸已三年矣士隆閱案疑之寄廉之數月果得順坐殺二人罪士民大悅時錢寧大有寵賜姓朱而廖鵬附之初鵬以中官廖堂爲兄鎮守河南鵬因殘積金如山既敗又以鎣爲兄鎮守陝西而其子鎧用事鵬復謀入錦衣理事傾財納賂自師保元臣相與接席酬飲或至旦士隆

率諸僚疏其罪且曰堂來鑾往兄甫罷而弟洞任瀕內鎧外父制中而子揯判鵬毒河南以起內盜鎧旁陝西必召外虜　朝廷豈無他才專用一族兩省亦有何罪且受百害邪鵬寧大佷罷職御史薛鳳鳴殺人爲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悞牒詐究鳳鳴素事逆瑾致富又凶愎甚當案者即遜去累年不決都御史彭澤以獄付士隆及許御史完掠治畢服鳳鳴知事急貨錢寧以其妻女往要之寧受鳳鳴愬爲上奏乃下士隆及完獄七閱月士隆謫晉州判完謫定州士隆既之晉州教民耕桑知齊民要術

之法歲果倍入民用殷富是年滹水決數縣咸災士
隆奉臺檄往賑之績咸遷知州　今上即位誅寧奸
究仲雪冤抑士隆復御史所司忠士隆才擬遷知府
太宰石珤曰凡官居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謫者罷者
必以淺資拘常調是使者常伸而忠者常屈也何以
勸善乃得漢中兵備副使其地居終南太白間西南
連蜀東接鄖襄山嶽叢羅亘山中長廣數千里有良
田美壤長林茂竹文狸豺豹逋逃者往往擅以為業
歲貨軍官與通則吞併弱小藏大盜伺便出掠又好
報讐殺人急則生變朝廷特置都御史鎮之士隆至

首拔軍官亟貪用良賊有王大王二閙仲良錯囘囘為患官不敢捕所在皆立親識急則投匿號曰賊主士隆名主論之曰汝能擒賊即汝功吾賞若否則吾率軍焚山汝等與存者幾何矣皆叩頭曰幸公活我願效驅使居數日各獻賊士隆又取賊主怙惡者十餘家破滅之遂大安乃堰嚮水溉田千畝立隄防溢又修雲霧水未成而卒年五十有一

四川按察司副使劉先生天民墓志銘

李開先

函山劉先生者諱天民字希尹濟之歷城人城南二十里有函山因以爲號焉祖璟以監生任莘縣丞父緒以舉人任高邑知縣母張氏娠十二月而生先生生八日母疾無乳庶祖母尹氏棄其子獨乳之蓋預識其子之夭而先生之才且顯也六歲病瘵延綿至九歲遇一嫗以針刺十指愈出就外傳日記千百字弘治乙卯父畢業太學携之入京邸即通經史兼諸子百家言文筆滚滚命之題則刺成篇十五歲遊

郡庠提學陳矩菴一見奇之每令侍食於側正德丁卯鄉試中式甲戌第進士聞父病乞終養未至丁艱丁丑二月起復除户部福建司主事五月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用人愼重非久試不調調亦不即文選先生華實相附乃得之到司即著調選便覽四卷雖有益吏治但時不能行巳卯諫止　武皇巡幸罰跪五日廷笞三十庚辰三年考滿階承德郎贈父如其官母爲安人辛巳　今上踐祚前是以諫罪者俱陞俸一級先生首與焉嘉靖壬午陞本司署員外郎癸未永長非對宗伯陞輒陞武階奉訓大夫八月陞稽

勲司署郎中薛君釆方在考功以文章得名時稱省
中二彥甲申七月流諫大禮復　廷笞三十郎中余
寬調文選未履任禍成先生繼之大推小補秉公揚
誠剔濡拔淹登良黜劣遠近風動余在文選後先生
十餘年慕先達之行事尋得術之洋然往往于故牘
中見其批駁遺墨猶足以知其政也老吏候選者咸
言嘉靖初年先生之敏夏廣中之執皆文選出色也
大抵賴　聖天子新政臣下凡有注措易爲之力且
有先耀焉給事中陳姓者有素短先生因著補衣見部
先生斥之仍假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名上疏指摘先

生乃對品詞書州知州給事中趙漢等御史戴金等
八上章論救不報抵州屬歲饑乃疏災賑乏通商惠
工撫字勤勞民無菜色撫按交章論薦一十四次鋤
强植弱不聽請託州之大姓及士夫無不斂戢戊子
十一月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已丑九月陞南京刑部
廣西司郎中庚寅四月陞河南按察司副使分巡大
梁時　上命刑部錦衣衛審河南獄囚重刑者一千
五百餘人得平反者幾七百人先生之力爲多退而
語人曰吾之遺子孫者只此足矣河南訟獄之繫大
梁爲最先生一訊無不輸服孟有涯嘗云不意風流

逆史乃有此霹靂手憲度之清三五十年來僅見此耳有涯不輕易許可者先生亦自况曰吾能使公署無一事屬吏無一錢惜不得按察使做耳先生時有盛名而遽發此言後果終於此官豈其讖也抑數歟未幾爲胡御史所論壬辰五月以才力不及改四川去汴之日士民號泣攀留車不能發日夕纔得出郭甲午有薦其屈者將處以按察使當事者以改調未久難之乙未考察遂以冠帶閒住先生聞之略不爲動已而遇 恩詔致仕日集賓友徜徉山水間東山之興不減安石而繼者竊望再用亦比之安石云一

日會余酒筵越席執手問曰君善聚書書解有幾種耶余曰三十餘種且戲之曰先生方以辭詩禮名問此何爲無亦蔡傳外有可復取者乎先生曰吾以治書發身童時習著禹貢迴洪範解疑等論病舉業之拘也近更有論語古解川中亦多見之余曰 國制業舉者蔡氏與漢疏并行不知疏歷何時漢之訓詁宋之講解以今觀之殆猶以鬼敝鬼以影隨形均不可缺只以宋論之東坡失之簡少穎失之繁陳上舍失之碎其他各有得失在卬之晉心耳先生曰元不有金仁山王耕野吳草廬耶余曰分章無喻於金

氏小斷細解王吳二氏亦多合者三氏之失抑又多於宋儒先生曰吾意亦如此幸勿令人聞之因循守殘者必惟我將并忌之矣以說經恐觸時忌然而卒不免焉雖作釣魚人亦在風波內矣仕路險巇如此哉先生家居七年至辛丑巡撫李谷中上章論才堪起用命未下而先生無病卒矣詩文書翰為世所推尚晚年為詞曲雜俗兼雅歌者便之蓋雖假金元之音以洩不平亦可見才之優贍無往不宜也自少至老有風調善談吐庶幾乎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黃方伯海亭嘗謂余曰同一事也他人言之或無意味

但自函山口出人無不傾聽者飲酒多而不廢事次
日亦不病酒所著有愧菴集刺壽稿遊蜀吟南行稿
草蟲吟田間集并弁前所云禹貢洪範二解

四川按察司副使富公好禮墓志銘

徐階

春山富公以正德庚午與予叔父谷陽府君同舉應天鄉試公時年二十餘方面豐頤瑩如玉樹而意氣閒雅飄逸予以童子從旁窺視之竊敬且慕焉後予稍長間以府君命侍諸先輩飲公待予獨厚辛巳公舉進士拜工部主事榷木荆州閱二年予亦遂幸忝竊又五年公以服闋改刑部會予免先少師喪復官翰林益得從公游故於公習焉公才高其於爲政初若不經意而所措注詳練精密卒莫能易之初試於

荊荊故利藪司搉務者往往遺怨謗以去公條所不便於商及舊制所宜復者皆爲奏罷行之聲望蔚起自刑部郎中出知重慶盡取民所出賦役哀以爲籍而事爲之限使民自輸於官奸人卒環視不能有所乾沒自重慶遷副使飭兵建昌隨山壑塹起海塘堡爲陸道數百里以避瀘水之瘴先是建昌搉鹽井以餉兵其後鹽丁逃而兵據有鹽井之利於是稅發而餉存當事者雖知其然然莫敢奪公令計所當受餉與鹽稅相准乃頓紓故時論者以公爲有定見又有定力於毀譽得失之際能無所動其心也當是時侍御

南江馮君以論汪鋐下獄公爭以爲無死法鋐銜之出守遠郡公不怨尤及道江漢下瞿塘歷巫峽汎洞青城諸山顧其僕笑曰吾嘗欲老家萬山中兹豈偶然也在重慶時蜀王與都司劉永昌訐奏下法若干事詔遣給事中御史案之蜀既大治而劉又素兇狡二人以傲公或謂公勿往公不應至則一斷以法僅十日獄具奏報可在建昌發猾吏之貪黠者其僚以爲請弗聽則譏公巡按御史御史惑之會當大計天下吏公即棄其官歸所過登眺詠歌若以遂乎既抵家不治生產數出遊湖山經月乃返返未几又買舟

以出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觴詠卽獨處亦未嘗不怡悅與人處未嘗不盡人或負之雖至再三終不校蓋公多讀書尤喜談神僊氏之説其所自得者深矣

公諱好禮字字趣春山其號厥初洛陽人從宋南渡始家華亭曾祖禎壽官祖綗父洪洪以公貴封工部屯田司主事贈副使

四川按察司副使吳君逵墓志銘

羅洪先

君吳姓名逵字逝光別號雲泉舉嘉靖壬午鄉試己丑進士出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以　郊恩進承德郎請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轄車駕司員外郎進郎中奉勑督發南直隸江西湖廣坐派料銀殿工成加俸一級滿考進奉政大夫以才堪治劇出爲福建興化府知府滿考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奉勑撫治重夔兼達州兵備無何以母老棄官歸君生而剛嚴方介負氣聚合善任事事可疑弗顧可爲弗沮人莫攖

其鋒有嘗試者輒窘自救不暇以故所至有聲初至武選例當入內府查武官黃籍籍悉沽閹人恣奸病恐見察則多方撓我君入舉內令序坐內令久秘不得閱閹人固已服其穢蓬會校人竊籍被訛詞相連諸閹恐逮尚書所訐免皆不敢有他武選火尚書以下皆得罪若已收南京得免兩京以南北爲重輕君意誠在所不擇官不知免以自全也南京守備魏國公與兵部尚書爭違尚書不勝忿密問計君曰彼握役營卒豈制耶尚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人然以此銜君君閱之即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職魏

大家直部始就
水入千分紀

國怒曰我拚一鐵務殺吳某如搏鼠爾同寮咸危之

君 不動時有僞印獄久不服君遣人私脫囚簪示

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緩死此

簪取汝信也妻果不疑出藏印獄下獄遂成車駕主

驛傳舟車馬船頭陳某特貴千公卿避役君不可走

京師賂閹人以特旨免君曰不獨一陳某也令兵馬

司定諸船户差遣以貧富爲料衆爲語曰通 朝廷

易樣吳郎中難江南郡縣役從江淮衛大夫爲土猾

所把費數倍君請入直于官川綱運至部分給之軍

民兩便凡工役皆直出納倚多獲月藏吏餘工得鈞

機利至是痛割其弊無相渠者每歲嚴舟上供惑閹人張其數以便私買會計仍行不聽濫取會同館官馬私乘不禁取律語刻木懸官馬首借者凜然豪貴屛跡吏部將超資相待為忌者所尼補興化以劇郡難之是時母年高不可往留妻子侍止隨二僮至官蔬餐不繼嘗即臥內延見賓客賓客見其寒素無敢言私民健訟難治君聽決如流頃刻遣數十事各中情實死囚爭傷無驗疑其隱於賄命爛水不得納鹽自臨涖驗果得傷且左失二肋語囚曰毆者右手人則左傷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而誣其兄云

耕田爭水被毆死他吏上獄明年君慮囚追憶其時
大霖雨因詰之曰得雨爭水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
郡中惡少數十人善速訟或投緼火燒人屋攫財市
中夜盜數起諜其姓名寘之法訟益衰少毎聽訟嘗
手執券或延問他疾苦殊休暇鄉士夫以爲異聞易
服旁窺之無不嘆駭訟已歸贖鍰各縣庭無留人日
昃走學宮爲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精鑒不爽君雖
勤敏然存大體不苛細李御史行郡詧狀人内股下
吏畏罪多寬君豫戒隷隷不聽即面告御史其已戒
隷令勿杖内股恐多死人傷盛德乃敢復爾命縛去

易他隸御史故俾君聞言錯愕唯唯明日引避於是與化獨無死御史杖者王御史禁乘轎各郡乡給報君月上役與夫君于王服其不欺禁隨弛嘗入 觀一無所齎歸而藏金爲同知所侵故不省第綏交割期俾得自計卒不損君故不畏强禦至於興利除害尤勇徒有法先是病旱禱雨民請祠山中神曰聖君者君許之爲文祝神期三日必雨否且有後患如是者七日不雨君諭民曰徒邀福而不卹灾物盡也當爲若等除之焚其偶大雨適至衆嘩服莫敢譸幻於是詢南北兩洋水利奪其閼於橫民者建石堤章漁

港別爲東山石閘以時啓洩塞西湖港尾斗門減壞
田草蕩涇洞刻石紀成屬之守者瀕畝以蕩連歲大
稔穫異麥穎禾海寇數至多爲疑兵走之且曰此番
舶所指也戒自今毋得納舶其後倭入市檄海上諸
郡一如君言嘗捐俸爲義塚收棄骸且罪久不葬與
水葬者去郡之日民追號若失父母在達州罷有司
供張日省數金貪吏歛緍關市通和會與御史忤何
月解去御史延人追謝巡撫都御史以擢離奏皆不
顧閒居十有二年當道數四論薦君覗之泊如也君
爲人守道理不動聲色而意常烈烈益自少時已然

七歲學舍纂歸爲掠者負走閉樓中假寐紿守者夜
且半起緣屋匿樊圃中邏弗能得比曉乃問途歸諸
生旅見總制陳公公臨諸生咸以君抗言遂降色舉
鄉試未嘗輕謁縣官縣官有所請亦未嘗不盡利害
性修潔不能受浼即居官一蔬果不輕取薄業僅足
饘粥部使問遺郡邑交際皆謝不納室無婢媵行無
輿馬臨終遺言鬻宅以償所貸妻子環泣正色麾之
曰毋亂我我縱留終不能庇若等也倏然而逝孝友
淳厚踰于常情違州歸母病癰不解帶者數旬比卒
壽九十有一君年五十餘哀毀至嘔血處兄弟田宅

惟所取弟適死杭州奔喪如其子少從兄遷學敬事之終身如其父遷子僦祇天哭之慟未幾遷復死君素壯實少病至是號哭奔走卜地忘寢食至羸猶以不及視窆爲恨與人交務成其美赴急分甘有如夙負苟拂所好雖知厚不得望一面也君爲人好學博聞恥爲章句少受易于蕭敎諭濟喜習識達陰陽卜筮之說稍長旁通醫藥星卜諸技及國朝典故勳戚世次邊圉險易論斷一出已意不苟附和爲文雄渾簡核尤長於歌詞草書吳氏先世縉雲自吉州助敎彭年始徙清沂遂爲新淦人六世爲潭潞同知克敏

又三世爲邑諸生時雍君高祖也曾祖咸濟祖春阜父昌舉鄉試卒湖廣穀城縣知縣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

四川按察司副使遠齋顧公翀墓志銘

呂　本

公顧姓諱翀字曰翔遠齋其別號也其先山東人宋建隆間有諱澤者宦餘姚愛慈谿山水之勝徙家焉入國朝科第代不乏人傳至贍生文文生銓公父也以學行著稱曰西嶼先生封工部都水司主事公生而岐嶷不類凡兒稍長篤志好學弱冠遊黌校聲名籍籍嘉靖戊子舉于鄉壬辰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分治南旺諸泉至則預革宿弊疏濬泉源使夫必受直而漕無滯艘公私稱便奉勅查理山東蕭縣

及諸郡贓罰蓋前此所未有也公秉公持法風采振揚士論翕然歸之時西嶼公在蜀忽棄養乃扶櫬歸楚如禮庚子服闋補兵部武選司主事尋擢員外公郎於九邊智勇忠義之士皆廉訪稽記每佐其長以易置無不當癸卯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駐節新上兼攝徐州兵備道徐額地跨江淮多巨猾剽盜號難治公從容料理案無留牘而地方欲謐故事江北直隸諸衛更番赴京操備率五之一公稽軍伍逃亡空虛乃奏裁五一之例豪惡毛至剛古奪民婦女田產恃雄貲無忌公竟捕之置於法額壽間盜多株連不解

公下令曰以姻連坐者勿治即日歸農者無數撫按交薦方期大用適以舊在兵曹查黃詿誤左遷許州判官轉須定通判大名同知復擢河南僉事時鄭府橫恣不法公悉繩治之遂歛迹彰德宗親王守道白晝謀殺其兄御史入賄欲從末減公廉得其實堅執不可御史銜之誣他事中公公與訐辯御史竟落職而公亦改福建未幾丁繼母陳氏憂乙邪服闋補雲南未抵任予適視篆吏部知公淹滯獨拱擢福建布政使司參議時倭賊猖獗而福寧尤急巡撫王公詢特以公往剿之公馳至其地凡可以禦備之者無所

不至一捷于綦與再捷于大金岡峽三捷于州城之外斬首三百級餘俘馘二百有奇賊大挫逃遁地方底寧撫按奏聞　上嘉獎賜以白金文綺庚申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去閩之日福寧士民攀臥感泣立祠祀之四川松藩故維州境外地也軍夷雜處判服不常公至動中機宜形格勢禁一發卽就戮有奸軍周尚武者陰蓄異志公訪知擒其首十八人如几上肉餘黨悉平因條畫五事嚴責成以馭兵威處撫事宜以防奸制變復舊額以賞夷安邊完逋餉以足食養兵設官撰以典司出納巡撫羅公具奏謂疆圉大計

無過于此乃疏請行之而公以西土寒甚不堪壬戌
堅請致仕歸歸六年而卒公歷中外逾三十年所
至功見言信成惠並行固濟世之才也但屢蹟屢起
竟排徊藩臬間而止士論惜之公心懷忠信氣禀温
和雖已貴顯恂恂若儒生及當官遇事則持法毫無
假借如毛至剛王守道閻尚武等事無所請禁然不
可犯矣閭若莫不欽祗起敬公孝弟儉約布出性生
葺先祠置墓田待母之兄弟與己之兄弟恩愛曲至
以至宗族姻黨故舊皆盡其力之能為各有所濟及
人鄭朝濟者父子客死清平公為里歸塟其骨此古

人所難若其自奉則布緼藜藿終其身而所以教子孫者讀書爲善之外不問焉若公者世豈易得哉

四川按察副使章公美中傳

王世貞

章公美中者字道華其先常熟人父封評事公從家石湖傍爲吳人而公生則已警穎九歲善爲文稍長居寶讀書石湖寺至丙夜不休寺僧異而飲食之聞游丁翁邱丁翁知公非常人則又飲食之爲析券曰富貴幸無相忘也公亦竟弗謝去當推擇爲子弟員試於邑第一人自是連試輒高等而爲評事公卒家益貧所授經諸生修贄輒以分諸昆弟母裴儲久之舉鄉試又六載成進士拜大理寺右寺評事守文法毋害滿三載考授文林郎尋遷左寺副公所爲淵悠

目矩寡合退曹就一牝馬羸至見骨曰吾蚤暮亡貴人造請安事千里也即有所賦撰口囁嚅索管涂側理竟促鍋之笥矣居無何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分部豫章豫章故多顯貴人而相嚴時亦在部中凡相嚴所受幸監奴中外戚黨指使陰喝郡邑若取寄來往郵置覘以為下既公獨禁弗予馬奴恚即榜繫之臺使者為請弗得自是嚴氏奴多取間道去而公所按獄即它顯貴人居間亡所假借豫章諸侯王有藏匿亡命者公擿謂之曰法自 高皇建也大王為 高皇帝耳孫而身悖之使者以宗正條收王之舍人子

王亦終能匿之耶立出亡者人或謂公太峻得無虞身耶公曰吾虞此三尺耳不能爲七尺計民舍災公馳而拜之反風火息已逐捕豐城盜殲其魁餘黨解散兼攝七道篆一切治理流聞前後臺使上書薦公者凡十三輩而會公入賀萬壽所過報相嚴無加體相嚴復用前車内銜之持不肯干凡五載始遷廣西參議廣西故西南夷地多猺獞錯淡民而居今褫猾虔日尋干戈人不靚老公以法整飭之咸儆惴受吏盜陷太平諸郡公先諸道兵抵其衝擒廣首百餘設伏夜擣賓利徭降之上兵嘗網發而北禦狄公戒毋

後期後期如明法已又戒吏毋尋前例受賕受賕輒
除以故兵吏交暢息赴約恐後公以其間修明學官
令風諸弟子矜稱其雕結彬彬矣而公所按部出入
箐砦冒瘴毒寢以成疾數請告會遷四川按察副使
塡松潘公念疾無已時而徙地益遠益忽忽不樂遂
遁歸里不復出時年僅四十四云嶺東譚大初者與
公分道江西偕往相嚴所稱其子弟中貴人不拜歷
出其治廣西又後先得代而廣西士民謳思之曰譚
公爲政若霜日章公嗣之守畫一公之歸也譚公已
前請休里踰一舍所迎置酒相勞曰拙宦跡類固當

公竟成歸耶不俟蓋先爲日矣公前所置田宅以與諸昆弟既歸貧不能著業至僦宅旅舍以居束身爲儉約奉母外食不兼籩而佃入奇羨用資戚黨緩急歲時損槩恭翁子曰甚愧終約不能如韓王孫栗自吾力耕出耳公於守令有造請絕不敢謝亦無有以居閒請者其爲人若嚴冷抗手軒昂寡言笑或以貴倨目之而中實冲然不自足於詩近體宏爽開壯有開元大曆風書倣祝京兆得大令遺筆然自謂日力寡衆體未備云隆慶初中丞林潤御史董堯封相繼上公名報聞意且將大用之而公卒矣距其歸蓋十

年而公卒後譚公復起貴遷至尚書王子日當隆慶初不及用章公而以死惜哉夫士居約乃見節義公兢兢守三尺炙手若熱逝不以濯退而食貪其甘如飴蟪蛄之音不入於耳賢哉章公段令公出而驟顯如譚公亦奚所庸出也易云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公庶哉近之矣

四川按察司副使李先生貴墓志銘

呂光洵

洵自嘉靖乙丑讀書翰林居京邸見朝士往往相聚爲講學之會而其著者又往往得美仕去私竊疑之或謂有當路者主其會故然時太史李琉所先生亦間與一二同志講學然竟出爲四川憲副先生在翰林已十五年外補非其宜也則私益怪之無何先生未之官且乞養歸矣然後知向之聚講益妄相附會者所爲非必當路者誠主之而先生則眞以學之不講爲憂非欲附當路者之意也先生名貴字廷良南

昌豐城人冢宰古澹公諱裕爲高祖思州府太守翼愚公諱欒爲曾祖登仕郎守貞公諱環爲祖鈍齋公諱闇爲父先生生嘉靖壬午十月十三日丙申年十五卽入郡庠壬子舉鄉試第一人連登癸丑進士選入翰林讀秘書乙卯授編修戊午滿考封鈍齋公如其官母劉氏孺人已未以劉孺人喪歸癸亥復官翰林丁卯隆慶改元出爲四川按察司副使以鈍齋公年逾七十請告歸辛未年五十矣以二月二十四日卒先生幼穎敏書過目成誦初下筆爲詩文卽軼老成者出其上稍長潛心性命之學嘗讀論語所謂參

前倚衡者躍然有悟卽日務靜養非禮不行及在秘館卽編集古名臣相業日自省覽慨然欲身任天下之重旣入史局益講求天下治理自鍾律刑賦兵車陣法靡不綜覈著爲圖論已未乙丑兩校南宮士有爲郡縣者手編濂溪明道橫渠紫陽象山五先生政績授之曰治民當法此無愛民之實心者治終不古若也蓋志甚大材甚高未少出其端緒而爲忌者所擠失當路意歸未二年而當路者去殺者方議起先生而先生逝矣人無不爲先生惜者然先生嘗語洵曰方癸丑將選館時李西野宗伯欲介予謁嚴相公

予謝不往亦竟以入館命固非人所能尼使也嚴於先生爲同鄉且不肯一往謁及嚴既去國睹忤嚴者悉被顯擢而先生又獨自免歸以先生所守若是卽令尚在又安知能必有合耶起不起於先生意固未足爲輕重也乙亥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五先生所著賦訟序記表誌論議詩詞讀經史雜記合若干卷藏于家豐乘思齊錄及五先生政蹟俱梓行于世洵自南宮爲先生所識拔濫入翰林先生戒之曰官于此有三隆文聲以起世容上也勤趨承以愜時好次也下乃守廉恥待歲月耳維然雨必爲其下者嗚呼

言若在耳而先生不可復見矣

四川按察司副使趙公三聘墓志銘

王家屏

萬曆壬寅六月廿一日四川憲副任齋趙公卒于家冢嗣國史檢討用光輟直奔還痛不及瞑合殮也日夜馮棺而號其季父寬譬之勉以大事乃抆涕草狀介靑使於余問銘焉余時臥病奉諱惻然悲也嗟嗟天民遽至是哉憶昔釋褐從公相與爲兄弟懽公少余二歲而才志高邁百倍於余仕不應獨陀退不應獨蚤余之靦顏於公者多矣乃今又先余逝也余何能勿悲而忍銘公乎哉顧知公莫若余則何忍不銘

按河津趙氏自晉獻公滅耿以其地賜大夫夙始國初有諱思忠者四世而生盤盤生軏饒於貲而喜施嘗以凶歲捐千金發粟二千石哺餓者他所助昏喪緩急之家尤衆里人至今誦之軏生九成仕順德府照磨能世其德以公貴贈奉直大夫禹州知州娶周宜人生三子公居次諱三聘字天民號任齋公生而韶秀童時里胥攝更夫者閧於門諸兄走匿公請往見令婉孌盤辟容止甚都令奇其質試以文立奏詑曰此異才也賜之筆札而厚遣之更夫事得解年十四補邑庠生爲文醇深爾雅同邑暢生紹川一見

伏戊午遂與暢偕舉於鄉其年受室柴氏上春官壬
戌值贈公病歸侍湯藥不解帶者累月歿而銜哀茹
素毀瘠有加服除登隆慶戊辰進士當館試業在選
中以束於額止授山東益都令過家省墓取道大名
兵憲某欲交驩公邀飲不以禮公艴然曰將賓我而
闒我耶拒弗應某大恚乃擿公枉道擅用傳箠殺篤
工事劾公對簿而篤工寔不死薄謫河南布政司照
磨甫五月遷江都令再踰年丁徐宜人憂喪之如贈
公服闋除河間府獻縣公凡三領縣縣皆麗郡冠蓋
如雲簿書叢其前若山委公出則戴星入則設燎篝

日夜之力應之館無留賓而案鮮宿牘且能推其餘
力鉤考旁近縣事得其情也嘗衆謁上官問及鄰邑
疑獄其令噤不能置對而公對之甚悉上官偉公才
自是旁近縣獄亦無不移公論報者前後疏薦公十
九能聲日益上聞而勞亦日積寖病絡血矣戊寅擢
守禹州又六年所入拜司農郎督餽遼左以功賜御
府金者三增秩俸者一已五擢四川按察副使備兵
川東會翰檢君魁省闈公喜自慰曰嗟呼吾向者淹
恤民社心力必殫而不敢告勞也乃今可以休矣遂
移疾歸歸而搆閒閒亭於郊閒携賓友觴咏其中脩

然適也翰檢君旣成進士官詞林以辛丑奉使道家
某年用　東宫慶典進　公亞中大夫資治少尹公拜
受策書荷以爲榮翰檢君嘗報命公起居幸健無恙
曾未浹數月而遽焉逝矣距生嘉靖戊戌壽六十有
五公服官二十年其績効所表見大半在吏治即精
敏任部劇而不爲苛瑣大指在拊循百姓振救其菑
害勿使擾之而已江都苦𦅸賦而公行條鞭法獨善
民便之爲作歌咏其事獻縣苦河溢公爲疏源導委
俾水有所歸民得不虞昏墊中州苦盜公行保甲法
什五相司其後妖黨煽亂株連數郡禹州獨完民知

與戴公若父母建祠祀焉乃操下特嚴墨吏猾胥銖兩之姦不貸逆旅主人苦客容匿之公重罪之里市豪啗賦取辜察監司所使人怙勢而橫一切繩之以法遂無敢稗騷境內者維揚多大賈往地方孝廉下第率過而謁令求薦館賈人所覬挾令之重飽金錢去公峻謝不與通曰吾不以身爲市儈佐若曹罔利也醫某侍公疾語次微餂公以賂公訶之曰勿多言視疾耳奈何輕以身嘗乃入公三尺乎山人張鼎文者以詩文游縉紳間頗干公事老居里獨不敢向公吐一詞故事縣令齋用恒倚辦寃庫公所至痛自裁損常

祿外毫無所需當去任庫貯贖鍰若羨餘多者數千
金悉籍記以付吏丁丑癸未兩朝京師諸守宰爭走
津要苞苴塞途公行橐蕭然恥以貨財爲禮時有修
維揚郤者蔞非於吏科都諫所誅螯公竟無如公之
清約何也公在獻增葺覃家僑顏其橋曰五節以旌
貞女之烈在禹檢故府圖籍編次州志以備信史皆
有裨風教而禮賢愛士體貌更優己卯壬午兩校省
闈得人尤盛其入爲司農郎值鑾輿謁山陵中貴人
騎而從者部當宿芻藁以待公畫地以域止中貴人
域外按次給之迄事無譁者監九門鹽法日與大璫

其事儼然以正臨之諸胥隸蠹竄其中者搜剔殆盡其監餽遼左糈金漕粟應手輒發曾不淹時士氣倍厲廣寧北有牽馬嶺道迫隘騎過必下或議開之以便諸乘障者公曰此一綫之路我能往虜亦能來開之不虞延虜入室乎其後虜果從其地內犯衆乃服公先見謂公不獨習吏事且習兵也於時大將軍李寧遠公每出塞得首虜功輒推公轉餉力而督府顧沖菴公數咨公密議復特疏薦其有帷幄勞請加四品服以示優異事雖中格而聖眷隆固已出諸邊使者上矣比歸捌建宗祠以歲時率族人薦蒸嘗惟

謹春秋學官釋奠必祗謁先師元正若聖旦必朝服
北向拜祝　天子萬壽其於在三之誼老而彌篤如
此始公從贈公順德受書衛先生所後過順德先生
已病拜省牀下經紀其家而去而雙洲衛先生者則
公里塾師也仕三河尹卒於官公爲位哭奠遣使迎
其喪歸時起居先生夫人而以女妻其孫郎屆年輩
勿計也撫弟姪呴呴然慈而不廢檢枯處知交過常
面折而事已輒忘鄉後進從公講業者躬課其藝之
上下勸勉之起爲高等弟子掇科第者彬彬盛焉至
問遺女兄其其困乏貧妻族多金不責報而饑寒惸

爾若新生守中都生承祿並以溝壑之急託公爲歸仁表登然又若自高曾以來傳家之心法得公引之而愈長也儻充其志雖盡八荒膏沐之有餘乃僅沾決三數州邑而止所待以蒸雲出雨沛施公未竟之澤者非翰檢君他日事耶

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傅公光宅墓志銘

于慎行

東省故多才士以予生平所友有五人焉年皆差後以吾長者歷下于子冲氏少予二歲督則爲仝舍生次則聊成傅伯俊氏與予冲同庚自未第時相與不甚狎不甚早及甲戌分校南宮得臨邑邢子愿氏年又稍後無何臨朐馮用韞氏以弱冠入詞林同朝最久而其故同舍生蒙陰公孝與氏同用韞年相若晚乃出其門下此五君乃一時海岱之英而吾皆得以世誼交之惟子冲稱弟他皆降禮相與考德講藝遊

心竹素之林可謂甚盛而今棄予逝已過半矣予以辛卯歸田明年子冲爲陜西大叅没又十餘年用韞位至常伯而没又二年伯俊罷蜀中學使歸歸月許没也今惟孝輿在詞林子愿以冏卿在告與吾跂而相望若三星耳伯俊諱光宅伯俊其字别號金沙居士上世山西洪洞人遠祖居敬國初徙聊城六傳而及米脂則大父也米脂公三子季曰學易號省岩公舉嘉靖辛酉省試不仕而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重慶府知府更曰中憲公中憲公娶汪公湛女累贈恭人郎公母也一夕夢端光滿室寤而生公月必耀吾

宗遂以命名公生四歲誦詩十六經術通明學使袁
安節公識之隆慶庚午舉省試高等入遊太學武雁
六館萬曆丁丑成進士授靈寶知縣出而聞中憲公
訃也徒跣奔號哀毀踰禮服除補吳縣吳稱江南首
邑財賦甲天下讞獄爲多公所莅依蘆草析及秋毫
而用仁厚處官一切拊循煦嫗命恥言文法以聞延進
諸生論難經藝獎拔名流後多顯貴乙酉名拜河南
道監察御史首條便宜六事皆見嘉納後行二關疏
薦故薊帥戚繼光衆論快之廟堂意弗是也有詔譏
公公方受命按晉因請告歸辛卯還臺次當按浙而

御史岑晉王君以劾太宰左遷公疏中救語侵太宰
太宰浙人也臺大夫因請改陝公辨題差事例又侵
大夫大夫益不能下而公平生雅遊多厚招文士一
御史阿旨下令大索山人遂得公舍客戍之坐詿改
行人司正公亦不爲悔也曰客不負吾乃吾負客耳
無何奉使岷藩道中遷南京兵部郎中而又聞太恭
人訃也其時公年長矣一痛幾隕頭須爲白服除結
廬河上矢不復出里長老皆前勸語乃以戊戌詣闕
補工部郎中兼攝三篆內工河漕歲費不貲凡所綜
理籌畫財省爲多署中受成而會稅璫馬堂橫摧臨

請其徒與市人鬭射殺市人市人因焚其署守臣以民亂聞公曰此璫所自致發難不在民也疏白堂激變狀因請誅其記史鄭惟明惟明者大猾而冗籍戚里翼璫爲虐故公劾之疏入不報而附璫者謀謂公爲僨官側目視之矣巳亥播酋作亂詔發兵誅少司空重慶趙公言于朝曰誠得傅郎爲鄖當賢于十萬師吏部請以公徙至則諸道士馬大集境上公爲治粟轉輸出納均平民皆安堵師無後艱制府長垣李公倚之軍中謀畫多所贊決寇平請釋脇從及他枉繫全活以萬計若文吏有功見訕皆爲請錄巳出藏

金錢繕治城池學宮兼敷陳聖諭月旦讀法人大洽
辛丑滿考察能奏調成都而值故播改郡計非素重
臣無以塡之乃進按察司副使分巡遵義所部皆新
邑也兵後境多暴骨祭而瘞之遺俘畏誅小反督兵
擎定播境遂平而安氏故與播搆黨侵其裔土舉以
入黔公謂國家一統在黔猶在蜀也顧播方以逆命
見瀦而安氏據其故土國紀謂何制府新城王公因
請按輿圖歸蜀持衡未決而以望改督學攻其時大
比期迫星馳八郡不數月而竣省闈入彀皆所甄拔
也甲辰大計前所側目者則乘間中公至傳白簡公

笑而曰無傷也吾固已日夜治裝歸矣抵舍而病以其年五月二十九日終于正寢距生嘉靖丁未得壽五十八歲公為人才氣倜儻風神閑曠脩然物表姿也孝友樂易情誼周洽于人無所不親少從從兄受經貫而師事終身不敢與均茵席先世田廬推以予弟不取其分羣從子姪量材授貲使修生業而集其儁少肄之家塾朝夕親督課之又嘗置腴田五百以奉兩庠膏楮內外戚屬待之舉火者亦無慮數十指矣博聞彊志貫串百家落筆千言詞采流麗詩在唐盛中之間瑩潔倜逸書模黃豫章贍蒼鬱有致海內

珍之所著有巽曲吳門燕市贅叢諸草行于世夙慕方外之遊于內典玄宗無不深詣談說名理指畫世故揮麈懸河風生四座而切近事情不為虛論聽者為之醉心平生傾身為士無賤不識與猶而赴者所至如雨無不人人滿志仰嘗受其施後負之者意亦不為衰也其才博大通敏無所不宜居恒慨慕勳名銳然有志當世而以任負毀迹卒為修郤者所中識者惜之嗟夫名迹之間果足定士品乎哉

四川按察司僉事陳君僎行狀　吳寬

君諱僎字汝翼其先汴人後徙家于吳自大保而上代有隱德入　國朝有建昌丞者君之叔祖天瑞也天瑞仕猶未顯至君之伯父少保僖敏公鎰始極貴僖敏方握臺印時門戶赫奕爲吳中仕宦家第一其子姓尤盛君生長貴族居諸子中獨以問學爲事從里師鄭鏐受周易晝夜講誦弗怠學既就蒲郡邑將援例薦于　上適監察御史廬陵孫先生以提學至聞之曰是子秀異當自取科第以世其家奈何憑籍氣力去作官耶寢其事而從臾之學君感激奮勵益

探索於經史諸書景泰元年應應天府鄉試以第十四人薦司文衡者且錄其程文一通以傳四方二年中禮部試遂登進士第觀政禮部五年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階文林郎天順四年遷四川按察司僉事爲御史時數斷疑獄嘗有墜馬死者家人指爲一人所殺其人被掠不勝將自誣服君覆訊之察其有冤色廉得死者故與之有怨其家緣此欲中傷之閱其尸果得墜死狀即日罷其獄行殿火民有盜其一木者吏比例禁中物以法當斬君曰此因行殿也豈禁中乎況所盜者煨燼之餘耳竟以減死論甚君治

獄必使人法竝行故屈抑者多所平反然至于怙終者亦未嘗少貸也南京龍江設提舉司掌鹽課官守商賈往往贓賄上官幸縱其姦弊不問君貿遷鹽一商從他人得君家書一紙轉致之冀識君君曰吾家書顧令汝輩持來耶詰其人投書火中因痛繩其下以法無幾姦人歛手不敢犯他日謁都御史軒公公曰君非焚家書御史乎爲之稱歎四川僻在西南地雜蠻獠溪藏峒伏爲患無時朝廷亦旣設備歲久人懈備弛賊日肆虐寇鈔城郭殺縣長吏君乍成都閫有警率民兵二千直抵長寧戎縣勦滅而因以鎮撫

之至則賊方聚衆數萬擁險用勢熾甚殆不可當君曰賊勢如此而吾提孤軍入不測之地非計之得也乞師于朝　上命同知都督府許貴將兵五萬擊之既破其寨君獨挺身入巢穴追擒餘黨百人獲其馬牛器械無算被虜男女悉出之貴將移師君爲前驅列營大埧不解甲者兩月復破其寨四十餘俘獲益衆賊既平君建言蜀多小邑國家止立令典然二人或以事去職一旦被急顧使他官攝之誰與致力哉其內江南溪以下二十二縣宜置丞簿一人撫民而爲蒙烏撒東川芒部緣邊郡縣　京師尤遠吏至稍

習夷情毎三載輒考績去往迈萬里動至累歲夷人得以乘間竊發宜通九載考之便又長寧戎珙與蠻寨鄰境而攻守缺人宜兌宜賓南溪江安納溪民兵松潘征戍及緣邊漢夷民夫鹽井遠運使專攻守可也他如欲補軍伍設關堡置器械諸事皆處之有法而爲慮遠事未及施行明年夾江之花溪賊再發右僉都御史陳公以君練習遣行君至激勵士卒號令嚴明賞罰必信人人爲用命遂大破其衆俄而漢州德陽彰明以次平所至降者君釋不殺一以恩撫循之御史上其功未報蜀既無事君書守備與會議貴

州遷至敘南背岸峯江水湍悍舟觸石破遂及溺焉成化二年四月十三日也年四十五君爲人孝友慈愛伯兄蚤喪趣令其孤漢就學而常資給之初無子子仲兄之子浙既得三子而還浙益厚其居官斤斤謹守尤以廉潔稱其行郡雖筆硯亦自持廩米稍餘遇郵驛衢路摧壞輒斥以修之嘗督馬政江北歲滿瀕囘同官或遺以墨三笏辭不受曰墨幸自足無煩相遺也其人媿歎君本貴富家子位既通顯以身許國其趍行邊徼出入行陳躍馬被甲毅然一介冑士功業著矣謂宜向大用而接武僨敗而卒至于此惜

哉然君之死不可謂非正命也當王事鞅掌時見緜
長小害縮首葸葸不肎出一指力者皆是君獨不顧
前後奮力爲之雖至于死死而盡其道者也夫惟盡
其道而死謂之正命豈不然哉

僉事張善昭傳 [illegible][illegible]

張善昭者龍山人也字彥光以舉人試吏部高等得兵部司務大司馬余子俊甚才之嘗言選法臺官以其越狙不恱部領官恒三考叙遷善昭聲籍甚未及九載超拜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屯田臺官効之左遷歷陽通判轉臨江凡籍魏安生等八十四人皆練子寧肺附所謂姦惡者也善昭上封事曰子寧忠貫古今　太宗謂子寧在朕當用之　貽皇帝亦謂方孝孺等忠臣既忠之矣何肺附外屬尚以姦惡配百年不宥哉乞復其家朝野壯之尋致仕初善昭計偕天

順癸未南宮火執友劉生琮死焉善昭旁皇數日於煨燼中得遺骸歸瘞卒業成均同舍趙蘭生窘且疫妻躬薪水戒門爲絕善昭頻視之生垂絕叩枕謝曰螻蟻何足累君君自愛比再往生已卧地善昭撫其心尚溫也曰是謂泥丸宮氣行遍而塌坼鼓鬴弗滅者法當生舉而卧之牀輭以湯水越數日愈明年舉進士德善昭若父終其身其敎養如此周厚本支及其鄉人居旁無甚凍者餓者無裸埜者環數里忿而訟者不之公之善昭寃不能自言之公者之善昭亦咨少厭而返都御史劉天夏世所稱賢大夫也鎮粤

獨單車訪善貽信徧乃去孫燦最知名

燦字景川生而秀朗年十五補邑庠生里豪侵其祖墓權貴人爲里豪關說善貽以僉事家居不能白也燦乃上書直指使者祖墓得歸善貽語人曰吾家千里駒也弱冠登進士知建平縣建平劇邑號難治至則進長老問民疾苦而因革之尤重學校勵忠節飭范仲淹之祠表王叔英之墓諸所措置筐篋史見謂迂遠以若所爲詎亦不侈也三載稱職待詔考功先是巡江御史賀洪有里中子客遊建平檄燦與之徭燦不聽洪憾之而燦所倚治邑豪交搆其間於是洪

署滐惰不謹改廣昌滐乃上書訟洪違　憲綱聽請寄預平徭侵職掌挾懐私忿凌轢下寮洪坐削籍滐改廣昌如故大司寇何喬新先朝名臣未有論滐爲請易名任子其先名教持大體皆此類也遷禮部主客司主事督會同館是時大司馬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澤經畧哈密以金幣與土魯番贖城印未幾土魯番復據哈密犯肅州瓊遂劾澤擅命遣使納幣啟釁欲殺之並逮都御史李昆副使陳九疇澤剛毅敢行屢討流賊有功時議多右澤者滐乃往說大學士梁儲令爲之地儲憮然曰晉溪我尚畏之安得此

言晉溪卽瓊也澯復進說儲許諾數日瓊遣其屬儲
洵持牒會澯窮核其事曰此宋殺轍事成有顯擢與
景川奘此老禿翁何如澯正色曰公誤矣大夫出使
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澤與土魯番檄固在
豈宋屈巳和戎比耶范仲淹嘗與元昊書寧獨澤變
起倉卒非李陳邊人且爲魚肉奈何并罪之公所得
幾何乃助不義爲謝王公毋汙我使得罪天下後世
卒不署牒巳聞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澤等皆得
釋澯之力也改儀制儀制掌　朝廷典章封冊學校
貢舉及四方章奏上事姚鏌嘗類爲書未備及澯士

事乃卒就之遷情膳員外郎嘉靖甲申七月戊寅諸
臣以　上必欲稱　孝宗爲皇伯考相率赴　左順
門哭諫不起　上大怒收繫　詔獄爲首編伍四品
以上奪俸五品以上各杖之於是潔被杖死年僅三
十有八潔未死猶力創草疏數千萬言大要主爲人
後者爲之子期再上及彌留投其疏謂李義壯曰身
盡廢獨此心耿耿耳聞者莫不傷之隆慶改元以御
史龐尚鵬言贈太常寺少卿潔生平慨慷尚氣節不
能容人之過直指毛鳳邀飲語不合遂斧之見義勇
不顧其身嘗言惟吳僩臣可語此故卒死杖下　論

曰余見方孝孺練子寧事未嘗不涕泣沾襟也余邑王御史度亦坐姦黨宗家外屬編伍百五十户莫爲善聪言者今天子一切宥之豈惟諸臣善聪死且不朽明倫大典聖人不易一時諸臣未免膠柱漢宋覂立義較然不欺其志可不謂忠耶或傳滐兒時有妖降於其室爲語它日登第除拜頗驗戊寅前數夕復來止之滐不聽神怪之談搢紳所不道信然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若滐不愧乃祖矣

敘州府知府盛公杲傳

胡直

盛公者吳縣人也名杲天順間進士授監察御史以直諫謫羅江縣令爲政廉明務興利袪害不譊撓吏畏而民信之時邑寇胡元昂嘯集稱叛杲著檄諭散其黨遂擒元惡平之不然後兵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趙王所至屠戮攻成都官軍覆陷殺汪都司勢叵測羅江故無城杲令引水繞負縣田晝開四門市中各閉戶藏兵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賊入室未半杲率義勇上開戶開砲聲兵突出各横截殺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

殊死鬬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屬魚肉多矣肖其像令存祠至邑衙後有廟神素妖左右以僞請祀杲弗聽至夕有鷄伏神前如釘置然杲曰神敢妖若此促毀之時前令張尚留至夜神夢張令求解張晨語祀祀弗允張夜夢如前張夢語神曰若何不自訴神曰前者乃鬼卒爲耳盛公威望何敢干也其爲鬼神憚伏若此祀後陞敘州守而去至今羅江民祀其像於寺歲不廢云胡子曰余校士抵羅江訪名宦誰氏署邑者報邑自郴無名宦亦未有祠于徼責之

而學官導士民以盛公事狀上余覽之不置蓋爲之欽容屬屬然而慕也盛公決策揰賊存無城之邑斯既以奇矣廼能使鬼神憚伏其威德此何以致哉夫行立則人知念動則神鑑然能矯于行者不能矯于念能逃人非者不能逃鬼譏若盛公事非其素念無頗不可矯而得也豈不亦至難乎余未暇考盛公始末粗傳其事將刻置祠中視吾黨士及吏玆土者得以覽鏡焉

夔州府知府高公墓志銘

何景明

鐵溪先生高上世山東人始祖濟南萬户萬户生成徙居河南太康縣成生智進文將爲副千户永樂間謫戍信陽遂世居信陽智有孫曰瓊景泰庚午舉人爲祁州司訓司訓有男子二人長鐸次郎公司訓卒于官公纔二歲毋李氏携之歸年十一時與羣兒戲約于學宫池水上曰我釣鼇亦如此爾指揮劉宗異之舉于提學陳公選收儒學弟子員中成化甲午鄉試戊戌舉進士授武選主事崇王請置守備汝寧馬大司馬以信陽已置守備而汝寧重置難之集司

屬議公進曰是不難移信陽守備置汝寧俾兼覛信陽則事權而官可不重置大司馬喜曰主事議便於是常引與計事稱之曰我益友也公仕宦既聞將有所憤切乃言事忤内貴人内注其名屏上卒以他事逮之調鎮遠府通判在鎮遠爲錢都御史所重諮以邊務洞夷有相仇者使通判斬之不服通判乃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遲明往卧榻已碎通判則從容東幕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弘治改元移山東青州府明年遷鎮江府同知同知嘗委事江南諸郡著績自鎮遷夔州府知府一年致仕歸與

鄉人游讌觴詠自娛十八年　今天子御極首進大
中大夫初入屬公以公輔之幹公亦自負旁睨一世
無所下以是人又忌之使不得究其用故公之歸也
益肆形世外嘗曰仕宦之途我固諳之矣人生苟快
意何必至卿相哉公體貌修偉而精神宜朗見者傾
慌又善談辨時出詼諧曉音律能自度曲兼善書畫
皆奇健自成一家公旣綜博衆藝而尤長于詩詩語
豪宕自喜篇章流播時人珍之任鎮江往餽日本使
臣使以詩上公和荅章立就使臣俛首嘆服曰此中
國詩人也性儻蕩好交游樂于與進門下之客率多

名士其在鄉益剴岸示坦後進無長少無不與之者
而好學耽詩至老不倦公生景泰壬申五月卒正德
戊寅八月年六十七歲

重慶守沈公海墓表

李傑

吾邑有厚德君子曰太守沈公其政教施諸官其勤儉行於家其信義孚於鄉黨搢紳士夫皆推為達尊若公者豈易得哉公外質直而內詳敏積學攻文淹貫宏贍而不自表暴人罕知者青年幾強仕始領成化乙酉鄉舉同舉者或侮之公不與校已而連登丙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時有疑獄久不決公一訊得其情老於法者自以為不及也升員外郎中按事福建名重藩臬大司寇以公才任繁劇更公于雲南司理京邑訟事公處之裕如也遷泉州郡守始至辨偽造

倉印人已懾伏寃詞訟有難理者多下公覈實歲亢旱禾稼將槁禱于天首願損十年壽化為三日霖之言精誠所感不信宿而大雨沾足以泉庠舊無經師聘興化進士黃乾亨舉于林沂至郡與諸生講解詩易二經義指授以為文法度泉之文風蔚然勃興登科第者幾倍于前丁內艱服闋再守重慶興學校以勵士氣節冗費以阜民財省徭役以紓民力令家僮歲致秔米以供饔飱郡人有侯食蘇州米惟飲巴江水之謠三載述職巡按御史及藩臬長皆列其政績達於天官期大用公而公竟力乞致政以歸歸則惟

教子讀書親課其舉業勤於治家條理精密與人交
情誼懇至人亦敬信之無敢慢者雖小夫窶人有善
行輒稱揚之不置里巷之貧乏者知則必賙之見禽
魚之鬻於市者恒贖放之平生所行皆寔心實意非
勉強然也年踰八十崇
詔進階三品公諱海字觀
瀾號葵軒蘇之常熟人

四川夔州府同知蘇士潤墓志　曾同亨

莊皇帝改元之年詔天下所司各舉部內郡縣長吏政績卓異以聞江西撫臣士憑按臣朝宗合疏言近世守令大都尚通變工納結即簿書期會率多虛文塞責鮮拊循之實甚非國家張官置吏慰安元元之意臣等竊觀吉水令士潤博學多聞才諝過衆能以實意感乎士民首建社倉倡富室尚義者各量力出粟累以備歲凶一時境內嚮應捐助幾至二萬石一切聚散具有成式爲一邑無窮之利暇則延見諸生講說經義評隲文藝高下不爽絲毫士視之如乳兒

之於慈母而畏若嚴師其他如建社學革積撥行鄉約嚴保甲勑鄉先喆羅贊書祠爲刻其集以傳興利除害犁然當人心未可一一指數蓋江以西爲郡者十有三爲州者一爲縣七十二政績卓犖可稱述無能踰其右者庶幾古循良之遺焉報聞明年君遂以今高第徵入爲江西道監察御史拜官首疏請 東宮講學又疏舉遺逸以備緩急又疏裁汰粵撫臣以蘇困語皆剴切中時弊爲遠近所傳誦已有 旨取光祿銀三十萬兩備內供君抗章諫阻謂江漢之水不足塞漏卮宜從罷語尤峻直同臺咸爲君危懼

上仁聖言雖未行置不問旋授長蘆鹺政行小票法
通商利民至今著為潔令遷授順天昔劾一州牧恃
與援乾沒官帑者貪墨吏聞而歛手中貴人義子憑
藉社發車騎横行都中君廉得其黨與盡置之法不
少貸自是中貴斂手相戒不敢犯君法令畿輔肅然歲
徵遷　副京營簡拔器練卒伍更置偏裨營臣有懷私
譏言京卒驕惰不足恃欲名募客兵以衛根本君謂
北人性勁鈇恩威素布訓練以時自可易驕惰為精
得若輩上者而募烏合徒糜養兵之費無益責成議
竟寢當是時君在臺七年所與會時相張江陵居正

嘗欲招致君門下君謝不應心憾君而張故與僚少
師高新鄭拱有郄合權璫擠高以去諸附高媚戚故
吏門生相繼斥謫君新鄭乙丑所舉士因出君爲湖
廣按察副使仍風銓司用考察京朝官謫君全州倅
聞之怡然不屑也踰年量移湖州司理久之晉四川
夔州丞後先六七年迴翔州郡上官多以君自侍從
要近下遷不欲煩以吏事乃君一意勤脩職業撫恤
民隱勸農課士孜孜不倦歲壬午江陵歿朝政更新
諸爲所斥謫者或起田間或拔自下僚有不數歲驟
至通顯者而君適以夔守缺入覲如京師諸倗賢論

君以直道久抑其推轂君益不次超遷有日矣而君甫入都疾大作未幾卒，之十年予承乏冬卿而進士蘇君茂相隸事省中問之為君猶子因知君久未就窆墓石之文尚虛以待為憤然感悼者久之踰年予得請歸耕進士時以戶部郎使江西以書抵予曰伯父按察府君襄事有日念與乎生知己莫如下執事願徼惠一言勒之貞珉以垂久永因並函尊人封承德郎士潛君所譔行實以來予以蕪陋躊躇之比予起家領銓陪京進士復以書來督嗟夫當君之令予邑也予適宅先大夫憂家居親覩其行事熟心

實政一以經術佐吏治不爲貌言飾行以沽虛譽追
非時輩所及心竊慕異之比得兩臺所疏君卓異狀
有出予覩聽之外者以此益重君會予爲選曹郎因
薦君於太宰楊襄毅公以爲吾邑自三百餘年有令
以來僅覩眞循良一人君不旋踵遂被簡召官西臺
乃忌君及有望於予者遂欲傾君以撼予君旣以計
典坐謫及予罷中丞者數年論予者猶指爲君事爲
言江陵旣沒予得因緣兩都言官推薦忝竊巡分而
君竟齎志以逝予何能一日忘於懷然則知君而銘
君者非予其孰宜君名士潤字惟德別號誠齋閩之

晉江人系出光州固始由光州入閩自艤始曾大父禋大父春皆有隱德父封侍御公璟蚤歲治經有聲已棄於家務不竟其業君生而敏穎侍御公嘗教之讀詩一再誦輒成誦侍御公歎然嘻曰吾家積行累世矣而未嘗有顯者聞之爲善三世必昌其在孺子乎九歲能屬文文多驚人語同郡遵巖王君以文名一代試之大加稱許少治尚書含英咀華獨得其解有不拘拘於蔡傳者嘉靖戊午舉省試第三人晉江用尚書擢魁者自君始叅又七年而成進士焉君自少閒居舉止有常度終日端坐無惰容自言未弄[illegible]

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生平遇可喜可愕之
事一不見於喜慍其於紛華聲利尤不以動其心其
學無所不獵涉而要以體驗爲實際以是在仕路雖
遭屈抑而確然之守終不可奪益其涵養素定非偶
然也君沒後二十餘年予邑及夔門之父老思慕不
置夔門已俎豆君於名宦之祠予邑亦以旦暮舉行
越楚諸邦車轍所至輒遺棠陰益見君之誠心實政
深於人人而予嚮昔嚮慕之心久而益皎矣嗚呼古
稱善人君子畸於人者侔於天君既中讒播遷州郡
不及顯於時而年僅逾五又[illegible] 下萬里之外所
謂天者其安可問耶

通判王禎馬記

羅洪先

王楚州公禎濟陽公孫也濟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于朝任一子廣吉水稱忠義家其過之至其廄馬事有足爲世戒者始公以大學生除楚州府通判纔五月會荆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巫山縣治是時同知蘇州王公授牒捕賊性柔怯而陰借故託疾不敢出一兵公忿忿面數之曰汝食　明廷祿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即代勒所部民兵貲夜行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宗擊之殺渠桀二十三人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流散久乃得歸居三日賊復

劫楊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翟唐衛指揮曹能
柴成兩人與王素黨結游禍多方詭辭庇之且激公
曰公誠爲　國家出氣力肯慨然復行乎公即聲應
曹柴兩人故酌酒賀更許以身相翼實爲脫王計公
即日勒民兵夾曹柴兩人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
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自寅及申人馬
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以刃
斷其喉及右臂墮淖中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
也始公赴大昌道宿木商家商故新淦人且稔公知
賊不敵不敢言是日將歸有物嘯于山者商驚祝曰

爲王公耶果爾當三嘯止如其言商寄與家人負簣往等亂屍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簣土令不深沒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踶其扃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而賊尤不解追死之二十五日子賡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爲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濶既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將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荳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紿巳自起視櫪馬驟前嚙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齧首擣胸仆之地不省人翌日

嘔血數升死賊旣平有司正功罪曹柴亦彼遽嗚呼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別然微隱間切齒碎膺期在必報郎在人猶且難之豈公忠義之氣通於鬼神有使之然哉彼欺人不見中以機旣得自全復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也然卒不可逃若此世嘗言至靈者人畜之至賤宜莫犬馬若也銜轡所制鞭策所驅固有衣冠介冑所不建者至於施報反覆巧發間偵奇崛變怪反出於貴賤靈蠢之外是孰爲之主而一不少錯嗚呼可不畏哉可不戒哉公志狀載此事不盡情實公之孫欒嘗

灑沸言之余疑未信後十餘年始得實爲之記而㢘
死已久則授鎣之子植用補狀志之畧且以告世人

崇慶州知州王先生佑傳　　楊士奇

王先生名佑字子啓晚號啓翁王出瑯琊後繇金陵徙泰和世系具家譜先生十數歲知自重以古人爲跡不混流俗初從鄉貢進士曹隨治毛氏詩長遭元季之亂與兄子與先生避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弟自爲師友稍出遊南昌與辛敬萬石嘯達楊士弘練高劉永之輩爲詩友行省平章遂禮致先生爲塾賓聲譽日聞四方江西既內附先生首舉教官吏部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有文明之祥　太祖皇帝喜皆除監察御史賜襲衣又賜宴

御史臺先生劾奸貪振憲紀風裁勃勃動人廣西平
初置官府僃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适爲按察使先生
及胡子祺爲僉事子祺曰古刑新國用輕典先生曰
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瀆倫傷化不及此時
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适從先生議先生所分
按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王師初平蜀
重郡守之寄遂徙先生之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
承兵革凋弊之後植仆賙槁隨事盡心民稍復蘇坐
累罷歸而從學者日衆先生嚴師道其施教有方務
由實效後生脫學塾之皆內自歛肅不敢傍肆江陰

徐遜知泰和縣勵精爲治聘先生訓導縣學日躬詣問攻先生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害耳遜虛已惟先生之言聽而行之不疑於是五六十年知泰和者其設施當大體得民心民至今誦道之無厭者莫有過遜葢自先生導之矣先生孝友忠信嚴毅端方海桑陳先生嘗言王子啓壁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高言子啓貞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敬守曰子啓平居一言一話皆可書簡冊爲法戒蕭子所曰王公秋霜烈日執國當憚之先生極文章養氣爲要中歲以前所著毀于兵晚獨存長江萬里稿先生

年六十有六卒

新繁胡太尹壽安傳

趙輔之

胡侯名壽安字克仁世家新安相傳安定先生之後也洪武庚辰秋領鄉薦入成均歷事天曹筮仕河南信陽令大著能聲尋調眞定之獲鹿政益著未再朞丁內艱永樂甲午冬服闋復守新繁視篆初首詢民瘼事有不便於民者罷之有益於民者舉行之每歲初自巡視鄉村勸民播耕遇田畝荒蕪或垣屋摧壞者詢其窘乏之由必損俸資給俾以古靈先生教民之言諭鄉耆里甲俾知親睦安分之道率皆從化侯性清儉在官惟麁衣糲食如韋布士嘗臥一紙帳自

題句云紫綠苔陣簇春華臥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其雅淡之情槩可見矣永樂乙未夏數月不雨田疇龜裂侯齋沐禱於神二日果大雨後圃種蘆菔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飣或為餽遺之禮人呼為萊知縣其子從新安來省兩月烹二雞侯怒讓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常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為吾累乎其子服訓亦甘淡泊侯三宰大邑未嘗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貞矣奈妻子何侯笑曰此庸者之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

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且夫吾輩昔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蠱其心彼必欺吾而竊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嘗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訐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是時彭邑故令督姓者寡妻王氏本戎家女年少而容艷貲產千計常慕侯之才德欲嫁之懇所親導意以諷侯侯曰吾將五旬未嘗爲失節事今若娶此失節之婦受此不義之財則吾

亦爲失節之人行止掃地矣言者大愧戊戌春侯將考績囊槖蕭然惟畜一馬欲售爲程途費馬忽病命醫獸治之數日弗愈其家人來報曰汝妻死矣待汝歸方殯陳聞哀慟良久曰妻已死我至家安得生我宰公平日粗衣糲食撫民如子未嘗取我民半錢吏不敢欺我里甲無敢擾我俾我民安於耕鑿皆宰公之恩也今赴京而馬病若此我若離去馬必危矣宰公以何爲路費乎我寧負亡妻不可負宰公乃遺書諭其子曰喪具稱家有無日吉則窀穸毋候我歸也侯祖帳日繁邑之民遮泣於道者千數雖婦人小子

如悲親戚民以贐者皆卻之詩僧解定素爲侯所敬以布帛數端黃蘆菔十枚懇餽再四侯雅重定惟取蘆菔一枚餘皆還之耆民匡榮宗等強留雙靴以貽惠愛至今存焉

張甑山先生緒墓表　德陽令　沈鉄

於戲此漢上張仲子甑山先生墓也先生官司徒郎褒然大夫貴矣而以仲子稱者從治命也先生姓張名緒字無意其先蜀人或云文昌後裔元末有起家祖勝宗者卜宅於漢川周陂鄉數傳至元方公即先生父贈登仕佐郎南吏部司務娶方孺人四十艱於嗣廼婚副室曾氏產丈夫子七人先生其仲也幼甚弱幾不舉方母有夢徵遂育焉迨亂而骨隆隆起里中俠劉大本者見而奇之日是昂昂千里駒也課之對應以千年對聖轉身來之句劉益奇之授意贈君

欲撫而子之也強之三始冒劉姓命名燧年甫九齡耳居數載潛心墳典嘉靖庚子秋以易慰楚省泊劉卒先生服三年喪未幾劉氏丁家難弱息單婦乘之者夥矣惡先生爲之庇捏誣事釀先生會先生以直道貽咨守者守者單詞假煉其獄先生譚笑自若賴廉憲朱公白之獲免且蹶然嘆曰即以身報劉亦鄙哉溝瀆事也久之劉氏二孤亡恙蓋先生力哉泊聞安成鄒文莊公主盟道學即負笈從之遊聆良知宗旨而本源之思勃勃不容已乃復張姓易今名昕夕與兄紀弟綸緡紳績練聾同被承歡怡怡如也贈君

偕二姆先後棄養先生哀號若孺慕耳食者或以狂目之矣比教諭桐城以正學廸多士士翕然宗之晋南國子學正吏部司務户部員外郎昕夕偕耿天臺定向羅近溪汝芳史惺堂桂芳李見羅材李茹眞登焦弱侯竑楊道南希淳諸君子講論不輟時宰忌爲從討吏議諭繁昌待諸士如桐城時量移德陽令鋤強扶善約己愛民暇集諸衿珮講學於望春樓中僅一載以弗諧于俗拂袖歸行李僅二一華裘無長物也秪舍敝衣蔬食環堵蕭然間有日晏不炊者嘗往來江漢上偕見羅先生天臺先生發明修身體仁之學

而周柳塘思久顧日巖問耿淑臺定力視盧居世襟方丹山一鳳耿楚倥定理吳少虞心學竹所友事而商訂也里中士若王生光裕段生然樊生玉衡李生若愚輩與之爲忘年交而王生交契最密樊李二生期之甚遠者會見羅李先生以緬夷功爲言者所中逮詣獄五六祺臺省救之力上弗聽癸巳夏先生聞余駐漢陽自黃安來手一疏授余曰此老朽捐餘生代師命意也余甚壯之方擬上而見羅先生獄解矣若精神感格然者亡何即病病革猶語二子潼漳曰生死旦暮也吾自師鄒文莊後洞破此關矣況身已

詩見羅先生死復何憾第汝輩學尚未成則未了念也言訖遂瞑余與里人李給舍宗魯治其喪天臺先生與疾詠之促以葬期武漢諸同志者莫襄其勞蕭督學良譽適過家素車白馬爲先生執紼且淚簌簌下一時漢上冠蓋耆艾慕先生風節悵靡能載起九原也無復昔時耳食者矣先生生平磊落耻與俗士耦世多齟齬之以故官弗克耀至好人之善急人之難哀人之窮則皇皇如弗及甚則捨身亡家赴之矣嘗教桐城日靑衿子有貧不能婚者先生易婢女三金爲助不令知也司徒留署同舍郎張姓有勝妻逐

者先生思其墨人口也佯言于衆曰吾家婢逸矣而人誤以爲同舍郎也者僉爲駭愕先生曰吾子尚壯堪爲國家馳驅一汚其節鮮不仆者吾老矣代而蒙垢固甘心也二事古今人能之哉江陵相柄國人多附之先生以年誼不少屈且責以伊周事業至相迕靡悔也爾其殁又哭之哀先生志可窺矣天臺先生稱之曰揮萬金之貲產若糞土藐權貴之𤏡赫若狎朋見羅先生稱之曰寒素可逼氷霜蔬水僅給朝夕餓死雖不如千駟遺臭卻不如流芳益實錄云先生論學以致良知爲主本以修身爲功夫益合格物致

知而一之者季弟續曾以心齋學而功不成爲問先生恍然曰而知易之損乎乾始以美利利天下而窺至德者必于下濟故進于損也可以語乾矣吾聞之學道力行非爲利諸靈修爲詣非爲名高執細行之淺涉妄責報于彼蒼皆市心也何功之足云噫是可覘先生心學已先生家食二十載當路若金省吾公學曾李似齋公杜蔡青門文範每折節下之且造廬而冥度焉先生毫不及私也比葬易歲矣李似齋公擢楚觀察長悄廩粟爲先生封隧石而司理愼齋殷公才復捐俸共成其美屬余一言表之余言安足重

先生哉聞語云銘人墓者多諛泉下人余入楚僅表衡陽劉岳亭侍御之墓而先生則同志同道誼不可辭耆二先生清修婞節夷由後僅見矣余自信俚言匪諛也敬付邑令公陳君堯欽伐石豎之墓左瀌江漢大夫士必有聞先生風而興者

四川梁山縣主簿贈知縣時君植傳

朱睦㮮

時植字良材通許人也父傑知州大父泰布政使植儀觀瓌偉少以志節自負僉事賈定器其才以女妻之顧數試不第入粟補國子生居常感激欲奮拔樹功名以見于世正德六年春授四川梁山主簿潔身惠民聲稱籍籍時蜀寇方四北畧漢中東窺鄖襄西薄重慶巡撫都御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餽饟數加獎諭會知縣闕且値賊出沒郡境道植還至則增陴浚隍廣儲待募勇敢泣盟于衆曰國家承平日久

民不知兵賊乃敢厲民違天天必厭禍吾儕協心其
濟懷貳者斬以徇人皆震駭用命十一月二十八日
賊薄境植先伏銃卒於多喜山扼險要自營于蟠龍
溪犄角以應是夜賊至乃大舉火縱兵斬獲數十級
餘遁去慮其復至乃於城周塹原繫石起戰樓於城
上躬擐甲冑指使戰守屹爲保障遣使請兵於俊賊
騎夥千于道不能達方四南攻忠州憤敗于梁也退
合陳二兵復北寇十二月二十六日趨城下植繫印
于肘誓與存亡率衆死守梁城三面負山瞰溪西門
夷坦受攻以身當其危而南則義官曾明守之方寇

進攻植命礮弩交下遂少卻抵暮寇營于石馬山進西日南城樓墻墮圮曾先以貨賂賊得匿去植哭之曰天也遂遣素倚信者取子寵以隨乃還垝墻率諸吏卒固守又二日方寇分翼夾攻復督壯士五百出墻力戰殺數百賊蹀血被道陳寇繼進悉衆合圍植知力不可支乃左挈子右揮戈以蔽西門失守遂被執置寵於地曰吾不忍汝生爲人奴死於人手欲刃之賊遽抱子奪刃褫衣而灼其身植仰天嘆曰嗟乎植蒞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幾三旬外援不至民疲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藍廷瑞于京師磔鄢本恕于蓋

陽乎汝猶敢爾我奮殺汝而反見執辱及有位灼何畏耶方寇壯其言曰汝健男子若能事我妻子富貴完聚其圖富貴植瞪目大數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斫其肩額印在肘奪弗與因并斫其首以死時年四十有七方寇以子畀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主簿無後賈氏在官廨聞植既執經于別室賊至縱火大刼女九歲哀母死趨火就焚後方寇入城令所部敢有殺主簿家族者斬卒具實告寇嗟嘆久之仍令撲其火而所經室巋然獨存越二日援軍始至植孫永壽始來解賈氏訪求植屍初賊退曾秦單騎

得之容色不變舁至廨所屍殮焉歲壬申正月二日
也老嫗負子道遇其母偕至單乃館穀于家事已𢌞
按御史王綸疏聞詔曰時𣗥贈知縣賈氏貞烈可嘉
女赴火死倶㫌表仍廕子寵人監所在給舟送歸塟
後數年梁人感德建祠奉祀

四川衛儒學訓導詹英

今人但知靖遠擒麓川之衆又或以將畧歸之恐亦未盡爾也攷之正統十四年四川衛儒學訓導詹英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官聚等奉　命征思機發不體
上心惟縱巳欲行李二三百扛動役五六百人挾帶綵幣等物賚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却敢故違　祖訓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留以用及至行師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蹂踐傷殘畧不憫惜其瘦斃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搬負艱辛何以養鋭以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獸糧爲名派

馬一千餘匹不知此馬何施又臨賊境金沙江邊攻
圍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户解作生擒
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爲功欺天罔
貢昔唐南詔有警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
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於
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 皇上深居九重豈知此弊
乞將驥聚執付法司明正其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
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兵
部 會同三法司議遣御史一員沿途直抵雲南同
彼處巡按御史從公審勘明確具聞 上以專任驥

等征勦苗寇特原之先是驥等奏捷　賜勅奬諭令還京尋留驥勦貴州㵲寇雖以土木之變得充刑責而加祿進封之典頼以䘮矣疏辭剴切暢曉此訓導大是材臣其保身之智有足多者惜其終湮沒也特錄之

卷之九十八終